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经济论
雅典的收入

〔古希腊〕色 诺 芬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经济论
雅典的收入

〔古希腊〕色诺芬著

张伯健　陆大年译



商务印书馆

1981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经　济　论
雅典的收入

〔古希腊〕色诺芬著

张伯健　陆大年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4017·21

1961年4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1981年5月北京第3次印刷　字数71千

印数4,100册　印张2 3/4　插页4

（60克纸本）定价：0.48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 版 说 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今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现在刊行五十种，今后打算逐年陆续汇印，经过若干年后当能显出系统性来。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1 年 1 月

譯　序

色諾芬生于公元前430年左右，卒于公元前355年以后，出生于雅典富人家庭，受过貴族教育，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在政治上他基本上是站在反动的貴族奴隶主的立場。在当时以斯巴达为首的联盟和以雅典为首的联盟的斗爭中，他拥护斯巴达的貴族寡头政治而反对雅典的民主政治。公元前401年，他以希腊雇佣兵領袖之一的身分，参加了波斯王子小居魯士与其兄爭夺王位的战爭。小居魯士失敗以后，他就投靠斯巴达而与自己的祖国为敌。因此，雅典公民大会予以缺席审判，判处他終身放逐。他从斯巴达那里获得奥林匹亚附近的一份領地，在那里住了二十年，后来迁居哥林斯。雅典和斯巴达关系好轉以后，他被雅典赦免，但他沒有回国，死于哥林斯。

色諾芬的著述很多，內容涉及历史、哲学、政治、經济各方面，其中主要的有《希腊史》、《居魯士的教育》、《居魯士远征記》、《苏格拉底言行录》、《斯巴达政体論》和这里所譯的《經济論》、《雅典的收入》等书。

《經济論》是用記录苏格拉底和别人对話的体裁写出的，有人据此把它算作《苏格拉底言行录》一书的續篇。色諾芬是最早使用"經济"一詞的人，他所謂的經济是指家庭經济而言。《經济論》就是研究奴隶主家庭經济問題的著作。色諾芬在結束从軍生活以后，便在自己的領地上經营奴隶占有制的田庄。管理田庄的經驗，加上他从苏格拉底那里听到的一些經济思想，便是他編写这部书的基础。《雅典的收入》是他晚期的作品，在这部著作中，他論述了雅

典不依靠加重盟邦負担而自謀增加收入的方法。

色諾芬在《經济論》中力图証明人的幸福仅仅依賴于农业，农业是最愉快和最有益健康的經济部門；认为自由民不应該从事其他"粗俗的技艺"。这种看法在当时是很普遍的，馬克思說过，"古代人一致认为农业是适合于自由民的唯一的事业，是訓练士兵的学校，"所以"农业享有极大的荣誉"。[1] 《經济論》中有一大段文字描述了农业的各种好处，色諾芬还由此作出結論說，"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因为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但是在土地不得不荒廢下来的时候，无論是从事水上工作或非水上工作的人的其他技艺也都将处于垂危的境地了。"法国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魁奈非常重視色諾芬关于农业的观点，曾引用上面这段話作为他的主要著作《經济表》的題詞。

色諾芬維护自然經济，他把农业看得高于其他經济部門，目的即在于反对雅典民主政治所采取的发展商业和扶植貨币經济的方針。色諾芬关于商品經济的观点往往是自相矛盾的，他一方面貶低商品經济的意义，另一方面又承认商业和商人存在的必要性。这种矛盾思想反映了在当时的奴隶占有制下，商品生产和交换已經获得初步发展，反映了奴隶主的田庄同市場不能不发生一定的联系。在《雅典的收入》一文中，他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們貿易"，主張把"带来大批值錢商品因而有利于国家的商人和船主尊为上宾"。在对于貨币作用的解釋上，他的观点的矛盾表現得更为明显。他一方面反对貨币經济，另一方面又把貨币的作用評价很高。他强調开采銀矿的好处，认为当人們拥有足够的其他可供使用的东西以后，人們便不再想添置这类东西；但是，"誰也不会有多到不

① 馬克思：《資本主义以前生产各形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頁。

希望再多的白銀；如果他們拥有的白銀太多，他們就把它儲藏起来，他們喜欢儲藏白銀不亚于他們喜欢使用白銀”。馬克思在分析他这一段話时指出，“……色諾芬在当作貨币和貯藏貨币的特殊形式規定上論述貨币”①，认为他的这种見解是“市民阶級本能”的表現。

色諾芬在确定財富的意义时，认为“財富是一个人能够从中得到利益的东西”。他說一个人如果能从朋友（或仇敌）身上得到好处，这种朋友（或仇敌）对他来說也是財富；反之，即使是錢，如果一个人不懂得怎样使用，錢对于他也不能算是財富。这种見解，也表現了他那市民阶級所固有的发財致富的意图。

《經济論》中也提到了劳动分工問題。他說，“很难找到精通一切技艺的工人，而且也不可能变成一个精通一切技艺的专家。”这种見解在《居魯士的教育》一书中說得更加明白：在小市鎭上，一个工人要制造床、門、犁和桌子，甚至要造房子，即使这样，也还不易謀生。一个人做这样多的工作，要想做好，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在大城市中，一个人只要从事一种手工业，就可以維持生活了。有时甚至还不用做一种手工业的全部。只做一种最簡单工作的人，当然会把工作做得很好。馬克思在引証这一段話以后指出：“色諾芬在此只注意使用价値的品质，虽然他已經知道分工的程度是依存于市場范圍。”②

在奴隶主阶級占統治地位的社会里，維护奴隶制度是奴隶主思想家們的共同特征。色諾芬也认为巩固对奴隶的剝削是自然的和必要的。《經济論》中专門有一章說明应該怎样对待奴隶。他說，适用于訓练野兽的办法，也同样是訓练奴隶使之馴順的有效的方

① 馬克思：《政治經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01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8頁脚注。

法。在《雅典的收入》中，他还建議由国家购买奴隶，幷把他們出租以增加国家的收入。

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与自己相适应的經济观点，色諾芬的經济观点就是奴隶主經济制度的思想反映。我們知道：思想旣是决定于經济制度，同时，它自身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在从古至今的經济思想发展过程中，其間是有着继承性的。古希腊的文化对于欧洲文化曾經发生很大的影响，在經济思想方面，“由于希腊人有时也涉猎于这一領域，所以他們在这范圍內也和他們在其他的領域上一样，表現出同样的天才力与特出性。所以他們的見解，在历史上成为近代科学的理論的出发点”①。因此，研究色諾芬的經济观点，对于我們研究經济思想史具有一定的意义。

抱着这一目的，我們翻譯了色諾芬的这两部著作。《經济論》是我根据馬强特的英譯本譯出的，《雅典的收入》是陆大年同志根据沃森的英譯本譯出的。我們的水平有限，錯誤之处在所难免，希讀者指正。

張伯健

1961年2月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7頁。

Xenophon

OECONOMICUS
THE REVENUES OF ATHENS

《经济论》是根据马强特（E. C. Marchant）的英译本（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版）转译的；《雅典的收入》是根据沃森(J. S. Watson)的英译(载于Monroe, Early Economic Thought, 1924 年版)转译的。

目　录

經 济 論

关于財产管理的討論

一

我曾听見苏格拉底討論財产管理問題如下：

“請問你，克利托布勒斯，財产管理也象医药、金工、木工一样，是一門学問的名称嗎？”

“我想是的，”克利托布勒斯回答說。

“我們能够說出这类技艺的每一种的功用是什么，我們也能完全象这一样，說出財产管理的功用是什么嗎？”

“我认为一个好的財产管理人的工作就是管理好他自己的財产。”

“是的，如果让他管理别人的財产，他不是也能——只要他願意——象管理他自己的財产一样，把它管理得很好嗎？任何会做木工的人，都能象給自己做工一样地給别人做工作，所以我认为一个好的財产管理人也能如此。”

“我也这样想，苏格拉底。”

“那末，一个懂得这門技艺的人，卽使自己沒有財产，也能靠給别人管理財产来挣錢，正象他靠給别人盖房子挣錢一样嗎？”

“当然可以；而且在他接管一份財产以后，如果能够继續支付一切开支，并获有盈余使財产不断增加，他就会得到很优厚的薪給。”

“但是我們現在所說的財产究竟指的是什么？它是否等于田

地房屋？还是人們在田地房屋以外所具有的一切东西也都屬于財产之內呢？”

“我认为卽使所有物处在不同的城市里，一个人所具有的一切东西都是他的財产的一部分。”

“有些人不是有仇敌嗎？”

“当然；有些人确实有很多仇敌。”

“我們要不要把他們的仇敌也包括在他們的財产之內？”

“如果一个人眞是因为增加了别人的仇敌的数目而掙到薪水，那就未免可笑了！”

“你要知道，这是因为我們认为一个人的財产就等于他所具有的一切东西。”

“当然——那指的是他所具有的好东西。我当然不会把他可能具有的任何坏东西叫做財产。”

“你好象用財产这一名詞来代表那些对于它的所有者有利的东西。”

“不錯；而且我认为有害的东西是損失，不是財富。”

“是的，因此，如果一个人买了一匹馬，不懂得怎样駕御它，在騎它的时候总是摔下来弄伤自己，那末，这匹馬对于他就不是財富，是嗎？”

“不是財富，如果我們认为財富是好东西的話。”

“那末，由此推論，对于一个耕种土地而其結果受了損失的人来說，土地也不是財富了。”

“当然，如果土地只能使我們挨餓，不能維持生活，就連土地也不是財富。”

“对于羊，不也是可以这样說嗎？如果一个人由于不会养羊而受到損失，他的羊也就不是他的財富嗎？”

“我认为不是財富。”

“那末，你的看法好象是：凡是有利的东西都是財富，而有害的东西就不是財富。”

“对极啦。”

“那就是說，同一种东西是不是財富，要看人会不会使用它。例如，一支笛子对于会吹它的人是財富，而对于不会吹它的人，則无异于毫无用处的石头。”

“是这样——除非他卖掉它。”

“我們現在知道：对于不会使用笛子的人們来說，一支笛子只有在他們卖掉它时是財富，而在保存着不卖时就不是財富。”

“是的，苏格拉底，我們的論証是前后一致的，因为我們說过凡是有利的东西都是財富。一支笛子如果不拿出来卖，就不是財富，因为它是沒用的；如果拿出来卖，它就变成了財富。”

“是的，”苏格拉底解釋說，“可是他得知道怎样卖它；而且，根据你的說法，如果他把它卖出，換进一些他不会使用的东西，就連这种出卖也不能把它变为財富。”

“苏格拉底，你的意思是說，即使是錢，对于不会使用它的人也不是財富。”

“我认为你在这一点上和我的意見是一致的，即財富是一个人能够从中得到利益的东西。无論如何，如果一个人用他的錢去买一个老婆，而这个老婆使他的身体、精神和財产都受了損失，那末，他的錢怎能对他有好处呢？”

“决沒有好处，除非我們准备承认那种吃了就使人发瘋的叫作龙葵的毒草是財富。”

“所以，克利托布勒斯，如果一个人不懂得怎样用錢，对于錢就要敬而远之，也不能把它列入財富之內了。可是朋友怎么样？如果

一个人懂得怎样利用朋友，能从他們身上得到好处，这些朋友叫做什么呢？”

“当然是財富，而且如果他們眞比牲畜更为有利时，他們就比牲畜更算得是財富了。”

“是的，从你所說的話推論下去，如果有人能从仇敌身上得到好处，仇敌也是他們的財富了。”

“对啦，我正是这个意思。”

“因此，一个好的財产管理人，也要懂得怎样对付仇敌，好从他們那里得到好处。”

“完全正确。”

“克利托布勒斯，事实上你不能不看到：許多平民已經靠战争增加了他們的財产；許多王公也是如此。”

“是的，一向都还不錯，苏格拉底。但是有时我們也碰到一些具有知識和資力的人，如果他們工作，他們可以凭这种知識和資力增加他們的財产。可是我們发現他們不願意这样做，所以我們覚得他們的知識对他們并沒有好处。我們怎样理解这个問題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們的知識和財产眞都不是財富嗎？”

“你是打算討論討論奴隶的問題嗎，克利托布勒斯？”

“哦，不，完全沒有这种意思。我是說那一些人，其中有些人总可以算作世家子弟的。我看到有些人頗能随机应变，允文允武，但他們不願意发揮他們的才能。我认为，其原因就在于他們上面沒有主人。”

“什么，他們上面沒有主人？尽管他們祈求繁荣，尽管他們想做一些能带来好处的事情，可是他們的意图仍然受到那些支配着他們的力量的阻撓，这时，他們上面也沒有主人嗎？”

“請問你，这些看不見的支配者是誰呢？”

“不，不是看不見的，而确实是公开的、毫无隐蔽的；他們也是非常坏的支配者；只要你认为懶惰、精神上的怯懦和疏忽是罪恶，你一定明白这点。而且还有一伙伪装为娱乐的騙人的女主人——如賭博和濫交朋友。即使为她們所害的人到后来也会知道：她們归根到底实在是掩蔽在一层薄薄的快乐外衣下面的痛苦，她們利用她們对他們的影响，阻撓他們去做有益的工作。”

“但是，苏格拉底，另有一些人，他們的精力并不受这些影响的妨害，他們确实非常願意工作并掙取一些收入，可是他們耗光了他們的財产，而且陷于困难之中。”

“是的，他們也是奴隶，而且他們的主人是非常冷酷的：有些人是饕餮的奴隶，有些人是好色的奴隶，有些人是貪杯的奴隶，也有些人是无聊而代价很高的野心的奴隶。这些情欲冷酷地支配着每一个落入它們掌握之中的人，只要它們知道他还强壮，能够工作，它們就迫使他拿出辛苦得来的所有的收入，使他按照它們自己的意图花掉它；但是，刚一看到他老弱而不能工作的时候，它們就立刻离开他，使他度那凄凉的晚景，而另去設法把这付枷鎖再套到别人的肩头上。啊，克利托布勒斯，我們一定要爭取自由，坚决地反对这些暴君，就好象它們是想要奴役我們的武装的敌人一样。的确，公开的敌人还可能是高尚的人；当他們奴役我們的时候，由于鍛炼了我們，可以去掉我們的毛病，使我們将来过更好的生活。可是这类女主人，在它們支配着人們的时候，却无时无刻不在損害着人們的身体、精神和財产。”

二

現在这段話是对克利托布勒斯說的，克利托布勒斯接着說：

“好啦，关于这类情欲，我覺得你給我讲的已經很够了；当我檢

查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我还能很好地控制这些情欲；所以如果你願意指教我怎样去增加我的財产，我认为那些女主人——你是这样称呼它們的——幷不能阻撓我。因此，請你千万尽可能給我一些好的指示，要不然，你眞是断定我們已經足够富足了嗎？苏格拉底，你眞觉得我們不需要更多的錢了嗎？”

“哦，如果你要把我說在一起，我确实认为我不需要更多的錢，而且足够富足了。可是我觉得你好象还很穷，克利托布勒斯，我老实告訴你，我常常很替你难过。”

“請問你，”克利托布勒斯笑着問道，“你觉得你的財产能卖多少錢，我的財产能卖多少錢？”

“如果我找到一个好买主，我想我的全部財貨和牲畜，包括房子在內，可能不难卖上五个麦納。[①] 你的呢，我相信一定可以卖到这个数目的一百倍以上。”

“你当眞不顾这种估計，认为你不需要錢，而可怜我穷嗎？”

“是的，因为我的財产足够滿足我的需要，可是我觉得你的財产即使三倍于現在，也不够維持你現在的生活方式和声价。”

“那怎么会呢？”克利托布勒斯大声說。

“因为，第一，”苏格拉底解釋說，“我知道你必須貢献許多份很丰盛的祭品，要不然，我想神和人都会和你找麻煩。第二，你必須很大方地招待很多外来的客人。第三，你必須經常宴請市民幷对他們有所資助，否則你就要失掉你的追随者。而且，我知道国家已經在强制你付出几笔很大的捐款：你必須养馬，支付合唱队和体育竞賽的开支，接受会长的职位；[②] 万一发生战争，我知道他們会让

---

① 稍多于二十镑。

② 在这里，原文 προστατειας 一字似乎不能用来代替 προστασιας（管理外侨），因为不能証明这一职务需要担任者花錢。

你維持一条船的开支，并且让你繳納几乎可以使你破产的税款。只要你一露出不能满足他們对你的希望的样子，那些雅典人一定会懲罰你，就好象他們发覚了你在搶劫他們似的。除此以外，我知道你自认为是一个闊人；你不在乎錢，而且还向那些輕佻的女人們求爱，好象这种开支对你来說是无所謂的。所以我可怜你，怕你会遭到不幸，陷入貧穷的境地。毫无疑問，你和我一样地清楚：在我缺錢的时候，帮助我的人是不会少的，他們只需拿出极少的錢就能使我非常快乐了。可是你的朋友，虽然他們有比你多得多的收入来維持他們的家庭，却仍然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这我不能否认，苏格拉底，”克利托布勒斯說，“但是現在你应該照管我，使我不致变成眞正可怜的人才好。”

这时苏格拉底大声說，“什么，克利托布勒斯，刚才我說我富足的时候，你嘲笑我，好象我連財富的意义都不懂，并且非要証明我的錯誤并使我承认我的財产不到你的百分之一不可；可是現在你又要我照管你，使你不要变成一个眞正的穷人。这你不覚得奇怪嗎？”

“苏格拉底，我知道你懂得一种創造財富——怎样获取盈余——的方法。这样，一个人收入虽少，只要省吃儉用，我认为他在收入多的情况下就能够很容易地得到大的盈余。”

“刚才我們談話时——那时你簡直不让我說話——你曾經說过，如果一个人不会駕御馬，他的馬对他就不是財富，如果他不会管理土地、羊群、錢或其他东西，这些东西对他也不是財富，难道你不記得說过这样的話了嗎？現在說这些东西是收入的来源；可是既然我还从来沒有过这些东西的任何一种，你怎么认为我或許懂得管理这些东西的方法呢？”

“可是我們认为：即使一个人偶或沒有財富，也总有一种类似

家政管理学的东西。那末，有什么理由説你不懂得这門学問呢？”

“当然有理由，这和一个人自己从来沒有笛子，也从来沒有向别人借笛子学习，就不会吹笛子是一样的。关于财产管理，我正是这种情形；因为我自己从来沒有财产，我沒有机会用自己的东西学习，在你沒有提出这种要求以前，也从来沒有人让我經管他的财产。我以为，初学竪琴的人很容易弄坏他在学习时所使用的竪琴；如果我要用你的财产来实习财产管理，恐怕我会給你把它們完全搞糟了。”

“哎，苏格拉底！”克利托布勒斯回答説，“我知道你竭力想避免給我任何帮助，来减輕我身上的討厌的事务的負担。”

“决不是，决不是，”苏格拉底説，“我非常愿意把我所知道的完全告訴你。假定你到我这儿来求火，我因为沒有火，把你带到能够找到火的地方去，我想你是不会对我不滿意的；或者，如果你向我要水，我沒有水，把你带到别处去找水，我相信你也不会因此而对我不滿意；或者，假定你要跟我学音乐，我指点你去找那些远远比我更擅长音乐的人，他們也很感謝你去找他們学音乐，我这样做你能对我有什么不滿呢？”

“沒有，如果我为人正派的話，苏格拉底。”

“那末，克利托布勒斯，我要指点你去找别人，他們对于你現在想向我学习的事情，比我高明得多。我认为我一定能在雅典找到各門学問現有的最优秀的能手。因为我从前看到同一事业在这一情形下带来了很大的貧困，而在另一情形下带来了很大的财富的时候，我覺得非常奇怪，认为很值得研究研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研究以后，我发現这种事情是十分自然的。因为我看到那些馬馬虎虎地从事这种事业的人都遭受了損失，而正正經經专心致力于这种事业的人，都能更快更容易地完成这种事业，而且得到

更多的利潤。我想如果你选择这些人向他們学习，你也一定会变成一个能干的事业家。”

三

“苏格拉底，”克利托布勒斯听到这些話时大声說，“我現在不打算让你走，除非你能使我滿意地說明了你在我們这些朋友面前答应給我說明的事情。”

“那末，克利托布勒斯，”苏格拉底說，“我是否可以首先作这样一种使你滿意的說明：为什么有些人用很多錢去盖沒有用处的房子，而另一些人用比这少得多的錢盖起在各方面都很好的房子？你认为我这是在向你說明財产管理方面的一种办法嗎？”

“当然是的。”

“其次，我是否可以再向你說明和这类似的事情——有些人有好多很値錢的东西，可是在需要时却不能用它們，甚至連它們是否完整都不知道，所以他們自己总是很苦恼，并且使他們的僕人很苦恼；而另一些人虽然所占有的东西并不比他們多，甚至还要少些，可是使用时却很方便？”

“那末，这是什么原因呢，苏格拉底？不就是因为前者到处乱放他們的东西，而后者把一切东西都井井有条地放在一定的地方嗎？”

“当然是的，把东西仔細地放在适当的地方，而不是到处乱放。”

“我以为，你的意見是說这也是財产管理的一部分。”

“那末，除此以外，我是否可以再向你說明：为什么在有些家庭里，几乎所有的僕人都带着脚鐐，可是他們总是想逃跑；而在另一些家庭里，他們根本不受什么束縛，却都高高兴兴地工作，并且情

愿呆在他們的崗位上？你认为我这也是在向你指明财产管理的一种显著效果嗎？”

“当然是的，确是如此。”

“还有，当人們耕种同样土地的时候，有些人弄得挺穷，說是种地害了他們，而另一些人却种得挺好，結果衣食丰足。这是不是財产管理的一部分？”

“当然是的；因为也許有些人沒有把錢花在必要的用途上，而只是花在对于地主和財产有害的事情上面了。”

“或許有这种人。但是我所指的，还是那些虽然以农为业，可是沒有錢去支付即使是必要的开支的人。”

“那是什么原因呢，苏格拉底？”

“我还要带你去看看这些人；我想，当你仔細观察他們以后，你就会明白了。”

“当然，如果我能去的話。”

“那你一定去看看，实地試試你是否有理解能力。现在我知道，当有喜剧可看的时候，你就起得很早，走很远的路，急不及待地逼我和你一起去看戏。可是你从来沒有請过我去看这类实际生活的戏剧。”

“你是不是覚得我很可笑，苏格拉底？”

“我相信，你自己覚得更可笑。我是否可以向你說明：为什么有些人养馬弄得挺穷困，而另一些人养馬养得挺好，而且夸耀他們能賺錢？”

“嗯，我也看到并且明白这两种情况，虽然如此，我却不是一个能賺錢的人。”

“我覚得，这是因为你看他們的时候，正象你看悲剧或喜剧的角色一样，不是要当一个剧作家，而是要寻求視听的快乐。这也許

沒有什么害处，因为你并不想写剧本。但是既然你必須和馬打交道，那么按情理讲，你就得想法使自己成为內行，尤其是在同样的馬匹既适宜于使用、又能卖好价錢的时候，更是如此。你說对不对？"

"你是要让我訓练小馬，苏格拉底？"

"当然不是，不过我倒希望你买一些小孩子，訓练他們作农工；但是我覚得馬和人是相同的，一到一定的年龄就变得有用，而且越来越好。我还能向你說明：丈夫对待妻子的方法也是有很大不同的，有些人得到了妻子的合作，因而增加了財产，另一些人却由于他們对待妻子的行为完全破坏了他們的家庭。"

"这应該責备丈夫，还是应該責备妻子呢，苏格拉底？"

"羊要是病了，"苏格拉底說，"我們总是責备牧羊人，馬要是不好，我們总是責备馴馬师。对于妻子来說，如果她得到丈夫的正确教导而行为不好时，多半她应該受到責备；可是如果丈夫沒有教导他的妻子怎样正确地做事，因而覚得她愚昧无知，丈夫自己不应該受到責备嗎？克利托布勒斯，无論如何，你要告訴我們实話，因为在这里我們大家都是朋友。还有什么人，你托付給他的重要事情比你托付給你妻子的更多嗎？"

"沒有。"

"还有什么人，你对他讲的話比你对你妻子讲的更少嗎？"

"几乎沒有，我承认。"

"而且你娶她的时候，她还只是一个几乎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是嗎？"

"的确是这样。"

"那末，她做錯事情，是无足为奇的，如果她懂得应該說什么和做什么，那倒非常奇怪了。"

“可是，苏格拉底，象你所說的那些有好妻子的丈夫，是怎么搞的？他們都是自己訓练妻子的嗎？”

“最要紧的是研究。我要把阿斯帕西亚介紹給你，她比我知道得多，会給你解釋全部問題。我认为妻子如果在家庭中是一个好配偶，她对于家庭幸福的貢献和她丈夫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收入大部分是丈夫勤劳的結果，而支出則大半是由妻子管理的。如果两个人各尽自己的本份，財产就增加了；如果他們做得不好，财产就要减少。要是你想学别种学問，我想我可以給你介紹一些人，他們对于这些学問的任何一种都是很高明的。”

四

“的确，苏格拉底，我們不必样样都搞。因为很难找到精通一切技艺的工人，而且也不可能变成一个精通一切技艺的专家。請选擇几門看来最高尙、最适宜于我学习的学問：告訴我这几門学問和那些做这类事情的人；并且就你所知尽力帮助我学习这些学問。”

“很好，克利托布勒斯；在我們国家里，确实有些所謂粗俗的技艺是为人反对的，因而当然也就十分为人瞧不起了。因为这些技艺迫使工人和监工們静坐在屋子里，有时还整天呆在炉火旁边，伤害他們的身体。弄坏身体就会严重地弄坏精神。而且，这些所謂的粗俗的技艺使人沒有余暇去注意朋友和城市的事情，所以从事这类技艺的人被认为不善于与朋友們交往，① 也不能保卫他們的国家。事实上，在某些国家里，特别是在以尙武著称的国家里，甚至不准任何公民从事粗俗的技艺。”

① 也許是：“使朋友們难于和他們交往”，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大。

“但是，請問你，你要劝我們从事哪些技艺呢，苏格拉底？”

“我們不必为了仿效波斯国王而感到羞耻吧？因为据說他特别注意农业和战术，认为这是两种最高尙最必需的事业。”

克利托布勒斯听到这句話，大声說：“苏格拉底，你眞认为波斯国王把农业也包括在他的工作以內嗎？”

“克利托布勒斯，以下的考虑或許可以使我們看出他是不是把农业包括在他的工作以內。我們承认他特别注意战爭，因为他給所有向他納貢的国家領袖下命令，要他們提供維持一定数目騎兵、弓箭手、投石手和輕步兵的經費，好使这些队伍强大得可以控制他的臣民，并在受到侵犯时能够保卫他的国家；除此以外，他在各城堡里还有守备队。这些軍队的經費都是由負有这种責任的地方长官供給的。国王每年檢閱雇佣兵和奉命处于备战状态的其他一切軍队；除了城堡里的軍人以外，把他們都集合到所謂的檢閱地点。国王亲自檢閱在他住所附近的軍队，并派遣可靠的代表去檢閱远处的軍队。如出場的队伍人数足額，配备着良好的馬匹和武器列队受檢，則其軍官无論是守备队或团队的指揮官或是总督，他都使他們晋級并給予巨額的金錢賞賜。但是对于那些他认为玩忽職責或从中貪汚的軍官，他都給以严厉的懲罰，并派别人代替他們的职务。所以，从这些行动看来，毫无疑問，他是注意战爭的。

“至于地方事务，他亲自就他巡行全国时所見到的来进行考查；关于他所沒有亲身視察到的地方，他听取他的可靠代表的报告。地方长官，只要能向他証明他們那里的人烟稠密，土地耕种得好，并且当地的树木和谷物丰足，他就撥給他們更多的領地，給他們賞賜和爵位。[①] 如果他看到有的地方无論是由于管理不当，或是由于輕視职守，或是由于粗心大意而使土地荒蕪，人烟稀少，他

① 參閱《居魯士的教育》，VIII, i, 39。

就惩罚当地长官，并派别人代替他們的职务。从这种行为来看，能說他对于让居民耕种土地所作的打算，少于他对于让軍队保卫国家所作的打算嗎？而且，这两种职务各交由不同的官吏分别担任；一种官吏負責管理居民和劳动者，并向他們征收貢物，另一种官吏統率軍人和守备队。如果守备队的指揮官沒有保卫国家的能力，文职长官和农业管理人就譴責指揮官，說居民由于缺乏保护不能耕种土地。另一方面，如果指揮官能保持农地的安宁，而文职长官使土地荒廢而人口疏稀，指揮官就要譴責文职长官。因为大体說来，如果土地耕种得不好，就不能維持軍队的开支，也不能繳納貢物。在派有总督的地方，总督要同时照管这两种事务。”

听到这里，克利托布勒斯說，“好啦，苏格拉底，如果国王这样做，我覚得他是旣注意农业又注意战爭的。”

“还有，”苏格拉底继續說，“在他所居住和巡視的一切地方，他都設法使那里有充滿土地所能生产的美好东西的‘乐园’（他們这样称呼它）。除了不能这样做的季节以外，他自己把大部分时間都消磨在这种乐园里。”

“苏格拉底，旣然这样，那末把国王在里面消磨时間的这些乐园管理得很好，使它們包含很多树木和土地所生产的所有其他美好的东西，那当然是必要的了。”

“而且有人說，克利托布勒斯，国王頒发奖賞的时候，他首先約請那些在战場上显身揚名的人，因为如果沒有人保卫土地，耕种多少亩土地都是沒用的；其次就是最善于置办农具牲畜和耕种土地的人，說是如果沒有劳动者的帮助，卽使是勇敢的軍人也无法生活。有一个故事，說居魯士[①]——近世最著名的王子——有一次

① 小居魯士（紀元前424?—401年），波斯国王大流士二世之子，与其兄爭夺王位，战死。——譯者注

对被請来接受奖品的人們說:‘我自己应該得到两方面的奖品，因为我旣是一个最会为土地置办农具与牲畜的人，也是最会保卫这些农具与牲畜的人。’”

“哦，苏格拉底，如果居魯士說这話，他是把置办农具牲畜和耕种土地，看作是与当軍人同样值得自豪了。”

“是的，而且如果居魯士还活着，他似乎一定会成为一个杰出的統治者。关于这点，他所提供的許多証明之一就是：在他去和他兄长爭夺王位的路途中，据說沒有一个人从他那里跑到国王那里去，而却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国王那里跑到他这边来。我认为如果人們在危急存亡之秋还甘心情愿地服从一个領袖，[①]并且决意为他效忠，这就很足以說明这个領袖的卓越了。現在居魯士的朋友們都在他的身旁战斗，环繞着他的尸体战斗，全部战死在他的身旁；只有阿里埃厄斯一人是例外，而阿里埃厄斯在这次战爭中的地位实际上是在左翼上的。[②]

“此外还听說，当賴山德尔[③]携带着盟国的礼物来看他的时候，这位居魯士給予賴山德尔以各种殷勤的款待；賴山德尔在墨加拉有一次亲自对一个客人說，除了这些款待以外，居魯士还亲自引导他参观了撒狄斯的乐园。这时賴山德尔非常贊美乐园中树木的美丽，匀称的間隔，笔直的行列，整齐的角度，在他們走路时紧紧縈繞着他們的濃郁的芳香。这些东西使他感到惊奇了，他喊道，‘居魯士，我眞喜欢所有这些可爱的东西，但是尤其使我感动的是你的办事人的本領，把一切东西都测量和布置得这样精确。’居魯士听到这句話很高兴，說道，‘賴山德尔，整个测量和布置工作都是我做

① 《苏格拉底言行录》，III, iii, 9。

② 《居魯士远征記》，I, ix, 31。阿里埃厄斯看到居魯士战死的时候，他逃跑了。

③ 賴山德尔，斯巴达的政治家和軍事領袖。——譯者注

的，而且我自己还做了一些种植工作。'賴山德尔仔細打量他，注视他的华丽的带有香气的长袍，注视他所戴的亮晶晶的項圈、手鐲和其他珠宝，大声說：'什么，居魯士？你眞亲自动手种植了这些树木的一部分？''你觉得奇怪嗎，賴山德尔？'居魯士用問話来回答。'我对太阳神发誓，在正常的健康状态下，如果不首先认眞地做一些战爭或农业方面的工作，或是不想办法出出力气，我从来沒有坐下来吃过飯。'

"我还要补充一句：賴山德尔自己說，他听了这句話以后，便用以下的話来祝賀居魯士，'我觉得你应該享受你的幸福，居魯士，因为这种幸福是你自己的力量挣来的。'"

五

苏格拉底继續說，"我告訴你这些話，是因为最富足的人也不能离开农业。因为从事农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享乐，也是一个自由民所能做的增加財产和鍛炼身体的手段。因为第一，土地給种地的人生产人們賴以生活的食粮，此外她也生产人們所享用的奢侈品。第二，她供給人們裝飾祭坛、雕象和他們自己的一切东西，并且提供最优美的景色和香味。第三，她生产或供給許多美味食品的原料；因为飼养牲畜的技艺是与农业密切相联的，所以人們就有了祭神所用的牺牲和自己使用的牲畜。虽然她所供給的美好的东西十分丰富，她却不让人們不劳动就得到它們，而是使人們习惯于忍受冬季的严寒和夏季的炎热。她通过訓练給那些用自己双手劳动的人增加力气；她鍛炼那些监工們，其方法是让他們早起，迫使他們行动敏捷。因为在农場上和在城市里一样，一些最主要的活动是都有其固定时間的。而且，如果一个人願意当騎兵，耕种乃是为他的馬匹供应飼料的最有用的伙伴；如果他願意当步兵，耕

种也能使他身体灵活。土地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促使人喜好狩猎活动，因为她为豢养猎狗提供便利，同时又給那些在地面上覓食的野禽野兽供应食品。如果說农业对于馬和猎狗有好处，那末，馬和猎狗也同样对于农場有好处，因为馬可以早早地把监工們馱到他們的工作地点，并且使他們能够晚些离开那里，猎狗可以保护庄稼和羊群不受野兽的伤害，并且有助于維持荒僻地方的安全。土地还能鼓励农民武装保卫国家，因为庄稼都生长在露天里，易于受到强者的劫夺。什么技艺能比农业訓练出更好的跑手、投擲手和跳高手呢？什么技艺能給劳动者以更大的报酬呢？什么技艺能更高兴地欢迎它的追随者，請他們来并让他們随意取走他們所需要的东西呢？什么技艺能更大方地款待客人呢？熊熊的火炉，溫暖的浴室，舒舒服服地过冬，还有什么地方比农場里更为方便呢？享受那清凉的泉水、微風和树蔭以消磨炎夏，还有什么地方比乡間更为可爱呢？还有什么技艺能产生更适当的祭神用的新果，或使人有机会举行人数更多的节日集会呢？什么技艺能更使僕人感到亲切，妻子感到愉快，儿童感到喜欢，朋友感到快意呢？据我看来，如果任何自由民能够得到比这更可爱的东西，或者发現比这更可爱、更有利于謀生的职业，那倒的确是奇怪的事情。

"而且，土地誠心誠意地① 教育那些能够学习的人，使他們公平正直；因为你服侍得她越好，她报償你的好东西就越多。那些从事农业并接受适合于男子汉的严格教育的人，无論在什么时候，即使偶或被大軍所迫，离开他們的土地，由于他們都是心身俱健的人，他們也能进入那些危害他們的人的国家里，取得足够的維持生活的資料。在战爭时期，武装起来去寻找食粮，往往是比用农具采

---

① "誠心誠意地"(θέλουσα)或应作"是一个女神，并且"(θεὸς οὖσα)。

集食粮更为可靠的。

“还有，农业有助于訓练人們共同努力。因为要去远征敌人必須有人，而耕种土地也需要人的助力。所以，如果农場主不能使他的劳工勤奋和忠順，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农場主；带領士兵去攻打敌人的将領也必須設法奖励那些不愧为勇士的人，懲罰那些不忠順的人，借以得到同样的效果。农場主必須常常鼓励他的劳工，正如一个将軍必須鼓励他的士兵一样。奴隶需要有好希望的鼓励才能意志坚定，其需要的迫切相同于甚至超过自由民。人們說得好，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因为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但是在土地不得不荒廢下来的时候，无論是从事水上工作或非水上工作的人的其他技艺也都将处于垂危的境地了。”

“好啦，苏格拉底，”克利托布勒斯回答說，“我想你所說的都是对的。但是在农业中，人們不能依靠預測。因为冰雹、霜冻、旱、涝、虫害有时会破坏安排得很好和执行得很好的計划；而突发的疾病有时也会严重地伤害喂养得很好的牲畜。”

“哦，”苏格拉底回答說，① “克利托布勒斯，我想你懂得，农业活动和战爭活动一样，都是为神所掌握的。我认为你知道，从事战爭的人在采取行动以前，都先努力取悦于神，要靠祭品和預兆以寻求趋吉避凶之道。对于农业事务来說，你以为不需要祈求神的保佑嗎？必須知道正直的人都为他們的果木、庄稼、耕牛、馬匹、羊群而祈禱，而且也为他們所拥有的一切东西而祈禱。”

① «苏格拉底言行录»，I, iv, 15; IV, iii, 2。«居魯士的教育»，I, vi, 46。

六

“好啦，苏格拉底，你叮嘱我要依靠神的帮助来从事一切事业，我认为这是对的，因为神既管战争的事情，也管和平的事情。所以我們要努力这样做。但是現在，还是請你接着談財政管理問題吧，你的話头刚才岔开了。請你一步一步詳細地說說这个問題，因为听了你所說的話以后，即使在現在，我也覺得比以前更清楚地知道我必得怎样来謀生活了。”

“那么，我认为，”苏格拉底接着說，“我們应該首先再扼要地談談我們在討論中已經取得一致意見的各点，以便我們在討論其余問題时，也可以尽量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見。”

“啊，是的；对于在金錢問題上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人們来說，如果在檢查帳目时沒有不同的意見，那是很高兴的事情；我們作为一項討論的双方，如果在各項問題上都有一致的意見，那也同样是高兴的事情。”

“那末不妨再說一說，我們认为財产管理是一門学問的名称；这种学問好象是人們能够用以增加財产的；財产似乎就等于一个人的全部所有物；我們还說財产是对于維持生活有用的东西，也弄淸有用的东西乃是所有那些我們懂得怎样使用的东西。現在我們认为我們不可能学会所有的科学；我們同意我們的国家厌弃那些所謂粗俗的技艺，因为它們似乎能伤害身体和精神。我們說，[①] 这一点是可以立刻得到最确实的証明的，只要在受到敌人侵犯的时候，让农人和手工业者坐在两处，分别問他們是贊成保卫国家，还是贊成撤离广闊的地带，专門防守城堡。在这种情况下，我們相信

① 第四段中并沒有这类的話。

那些和土地有关系的人一定贊成保卫土地，而手工业者一定不願意斗爭，而願意象他們一向所受的訓练那样靜靜地坐着，避开艰苦的斗爭和危險。我們得出結論：对于一个高尚的人来說，最好的职业和最好的学問就是人們从中取得生活必需品的农业。因为这种职业似乎最容易学，而且从事这一职业也最为愉快，它能在最大程度上使身体健美，它能給心力留出最多的空閑时間去照管朋友和城市的事情。而且，由于庄稼在城外生长，农場的牲畜也在城外放牧，我們覚得农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勇敢刚毅。所以这种謀生方法似乎应該受到我們国家的最大重視，因为它可以鍛炼出最好的公民和最忠实于社会的人。”

“苏格拉底，我覚得我所听到的已足够使我相信靠农业謀生乃是最光荣、最好和最愉快的事情了。但是你告訴过我，你已弄清为什么有些农人很成功，农业使他們丰衣足食，而另一些人則很不中用，认为耕种是沒有好处的。我很願意听听这两种情况的原因，好使我們去做有益的事，而避免有害的事。”

“那末，克利托布勒斯，我打算詳細告訴你我从前和一个人会見的事情，这个人我认为眞正是一个可以恰当地被称为‘高尚人士’的人。”

“苏格拉底，我很願意听，因为我迫切希望使我自己能担得起这一称号。”

“那末我要告訴你我是怎样注意到这个人的。因为，去拜訪我們的好建筑家、好金匠、好画家、好彫刻家以及别的这类人，并檢查他們的被认为是美的作品时，我花的时間并不多；但是我希望能見到一个被称为‘高尚人士’的人，好看看这种人做些什么事才当得起这一称号，因为这一庄严的称号是意味着旣‘美’且‘好’的。最初，因为‘美’这一形容詞是被放在‘好’字上面的，我就去找每一

个我所注意的人，企图发現我是否能在什么地方看到好与美的結合。但是，事实毕竟不是这样：我认为我看到有些長得挺美的人，其內心是极端卑鄙的。因此我决定不管长象好坏，去寻找被公认为‘一个高尙人士’的人。所以，由于我听說无論是男人、女人、本地人或外地人都用这一称号来称呼伊斯霍瑪霍斯，我决定去会見他——如果可能的話。”

七

“碰巧有一天，我看見他坐在宙斯自由神庙的走廊上，显然有空暇，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說：

“‘伊斯霍瑪霍斯，为什么呆呆地坐着呢？你是不大有閑呆着的习慣的；因为一般說来，我在市場上看到你的时候，你总是挺忙，或是至少也不完全閑着。’

“‘是的，苏格拉底，要不是我和一些客人在这里有約会，現在你也不会看到我閑着。’

“‘請問你，’我說，‘当你沒有这类事情做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消磨你的时間，并且做些什么呢？我非常想知道为什么人們称呼你为高尙的人，因为你幷不在家里过日子，而且你的环境也不要求你这样做。’

“伊斯霍瑪霍斯听見我問他‘为什么人們称呼你为高尙的人？’，他笑了，显然很高兴，他回答說：‘苏格拉底，有些人和你談到我时，是不是这样称呼我，我不知道。可以肯定的是，当他們要求我交換財产以逃避公共义务——装备战船或筹办合唱队——的时候，决沒有人寻找“高尙的人”，而他們作这种要求时，只簡单地管我叫作“伊斯霍瑪霍斯”，說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好啦，苏格拉底，旣然你問我这个問題，我确实是不在家里过日子；因为你知道，我的妻

子自己很能够照管家里的事情了。'

"'啊,伊斯霍瑪霍斯,'我說,'这正是我要請教你的事情。是你自己把你的妻子訓练成为这样能干的人呢,还是当你把她从她娘家接来的时候,她就已經懂得管理家务呢?'

"'哎,苏格拉底,在我娶她的时候,她能懂得什么?她嫁給我时还不到十五岁,而且在此以前,她一直受着約束,尽管少看、少听、少說話。如果她来的时候,只懂得怎样把交給她的毛布制成斗篷,只懂得給女仆們分派紡績工作,那不正是意料之中的事嗎?苏格拉底,至于控制食欲,她已經受到极好的訓练了;我认为这种訓练,无論对于男人或女人,都是极为重要的。'

"'但是,伊斯霍瑪霍斯,在别的方面,你沒有自己訓练你的妻子使她能够执行她的任务嗎?'

"'噢,沒有,苏格拉底;直到我祭神和祈禱以后,我才教她学习对于我們两人都最有好处的事情。'

"'你的妻子沒有和你一起参加这类祭神和祈禱嗎?'

"'参加了,她热誠地对天許願,要規規矩矩地做人;而且很容易看出,她不会忽視我所教給她的事情。'

"'伊斯霍瑪霍斯,請你告訴我,你教給她的头一課是什么?我宁願听你說这些,而不願意听那最高貴的运动比賽或賽馬的事情。'

"'苏格拉底,当我一发現她很溫順,并且已經习惯于家庭生活,可以进行談話的时候,我就問她以下的話:

"'"亲爱的,告訴我,你知道我为什么娶你,你的父母为什么把你給我嗎?你一定很清楚,我們当初和别人結婚并沒有什么困难。但是,我为我自己考虑,你的父母为你考虑,在未来的家庭和儿女方面,究竟誰是最好的合作者。我选上了你,而你的父母好象是认为我是他們能够找到的最合适的人。現在,如果神賜予我們儿女,

我們就要想出最好的教育他們的办法。因为我們将来共享的幸福之一，就是在老年能够得到最好的帮手和最好的贍养；但是目前我們先来共同享有我們这个家庭。因为我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放到我們共有的財产里，而你也把你带来的一切都加了进去。我們并不要計算我們誰实际拿出来的更多，但是我們必須知道：誰能証明自己是更好的合作者，誰的貢献就更重要。"

"'苏格拉底，我的妻子回答如下："我怎么能帮助你呢？我有什么能力？不行，都得依靠你。我母亲告訴我，我的責任就是要謹愼小心。"

"'"当然，亲爱的，"我說，"我父亲也这样告訴我。但是，无論对于男人或女人来說，所謂謹愼小心就是要尽可能使他們的財产不受任何損失，而且要尽可能用正大光明的办法来增加他們的財产。"

"'"可是你怎么知道我能够帮助你增加我們的財产呢？"我的妻子問。

"'"唔，"我說，"当然你必須尽可能努力做好神让你能做的事，以及法律許可的事。"

"'"請問你，都是什么事？"她問。

"'"我认为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回答說，"的确是这样，除非女王蜂在蜂房里所管的是不重要的事情。亲爱的，我覚得神聪明睿智地把所謂的男性和女性配合在一起，主要就是为了使他們結成完美的合作关系，互相帮助。因为第一，各种生物要傳宗接代，他們就得結成婚姻好生儿育女。第二，这种結合为他們养儿防老提供了条件，至少对于人类来說是这样。第三，人类不能象兽类那样生活在露天地里，而显然需要遮風避雨的房屋。然而，人們如果想要取得生活必需品以充实他們的住所，就得有人去从事露天的

工作;因为耕耘、播种、栽植、放牧都是这种露天的工作，而这种工作提供人类所必需的食物。而且,这些东西一旦存入住所之后,就得有人保管它,并做一些必須在室內做的事情。哺育婴儿需要有房屋;把谷物制成面包需要有房屋;用毛布縫制衣服也同样需要有房屋。由于无論室內工作或室外工作都需要劳动和注意,所以,我认为,神从一开始就使女人的性情适宜于室內的工作,而使男人的性情适宜于室外的工作。

"""神使男人的身心更能耐寒耐热,能够忍受旅途和远征的跋涉,所以让他們做室外的工作。而女人呢,由于他使她們的身体对于这种事情的忍耐力較差,所以,我认为，他就让她們做室內的工作。而且,神知道他已經給女人創造了养育婴儿的任务,并使她們担負这一任务，所以他分給女人的对于初生婴儿的爱情要比男人更多些。由于他还使女人担負照管粮食衣物的任务,知道对于这种任务来說,胆子小一些是不无好处的,所以他就分給女人比男人更多的畏惧心理；他知道从事室外工作的男人必須保卫自己的工作不受坏人的侵害,他还分給他們更多的勇气。但是因为男人和女人都必須有所授受，他就不偏不倚地給予他們同样的記忆力和注意力；所以在这些方面,你看不出男性或女性有什么区别,誰也不比誰更强些。神还无所軒輊地給予男女以应有的自我克制的能力,并給予那做得較好的一方——无論是男人或女人——以获得更多的由此而来的好处的权力。正因为男人和女人的資质不同,他們就更需要彼此帮助,夫妻的一方对于另一方就更为有用,因为这一个在这方面能干些,那一个在这一方面就差些。

"""亲爱的,我們既然知道神分派給我們每一个人的責任，我們每一个人就必須努力把我們所担負的責任尽量做好。而且，法律也认可这些責任，因为它把男人和女人結合在一起。神使男人

和女人成为他們养育儿女的合作者，所以法律也指定他們为家庭的合作者。此外，法律还宣布男女双方各做神使他們各有所长的工作是光荣的。例如，对于女人来說，呆在家里要比住在田野里更光荣些，但是对于男人来說，呆在家里就不如去照料外面的工作体面了。如果一个男人的行为違反神所賦予他的天性，或許他的反抗行为就会为神所发覚，他将因忽視自己的工作或干預妻子的工作而受到懲罰。我覚得女王蜂所忙的正是神給她指定的这类其他的工作。"[1]

"‘"請問你，"她說，"女王蜂的工作怎样会和我必須做的工作相象呢？"

"‘"怎样会？"我回答說，"她呆在蜂房里，不让那些蜜蜂閑着；她打发那些应該在外面工作的蜜蜂出去工作；她了解并收受每一只蜂所采回来的东西，把这些东西貯藏起来以备需用。到了应該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她把它們公平地分配給每一只蜂。她同时还监督蜂房里的建窩工作，让这些蜂窩能够又好又快地建筑起来；她照管雛蜂，使它們能够得到及时的培育。在小蜜蜂按时成长起来并能够工作时，她打发它們出去寻求殖民地，并安排一个領袖来率領这些年轻的冒險家。"

"‘"那么，我也必須做这些事情嗎？"我的妻子問。

"‘"你当然要做这些事情，"我說，"你的責任就是呆在家里，打发那些应該在外面工作的仆人出去工作，监督那些在家里工作的人；收受我們得到的东西，分配其中必須花費出去的部分，照管其中应該貯存起来的部分；要注意不要在一个月之中花掉留备一年使用的东西。当給你送来毛布的时候，你必須叫人为那些需要斗篷

---

[1] 《居魯士的教育》，V, i, 24。

的人縫制斗篷。你还必須照管干的谷物使其不受損失以备制成食物。然而，你所担負的責任之一恐怕是不大合算的：你必須注意让任何得病的仆人得到照顾。”

“‘“噢，不，”我的妻子喊道，“如果那些受到很好照料的人会感激我們，并且比以前更加忠心，那是很值得高兴的事情。”

“‘“是呀，亲爱的，”她的回答使我高兴，我喊道，“蜜蜂們对于它們蜂房里的領袖非常忠心，当她舍弃蜂房的时候，大家都跟着她，沒有一个願意落在后面，这是什么道理呢？不就是因为她作了这样一些細心的工作嗎？”

“‘“如果在这些領袖活动上你不比我更为重要，”我的妻子回答說，“那就使我覺得奇怪了。因为我想，如果不是你設法从外面搜集些东西回来，我在家里对于財物的照管和管理工作就未免显得毫无意义了。”

“‘“如果沒有人照管我搜集回来的东西，”我反对說，“那我的搜集工作也将是毫无意义的。你可知道，象俗話所說‘用竹籃打水’的人是多么可怜，因为他們似乎在做着徒劳无益的工作？”

“‘“当然，”她說，“如果他們这样做，那他們的情况的确是非常可怜的。”

“‘“但是，亲爱的，我敢向你保証，有些其他专属于你的任务，做起来是很愉快的。使你高兴的事情是：教初来时不会紡績的女仆学会紡績，使她对于你有双倍的用处；照管不懂得管家和做事的女孩子，在教育她使她可靠和能够做事之后，发現她很有些用处；你有权力奖励家里的小心謹愼和有用的人，懲罰那变成坏人的人。但是最愉快的經驗就是要証明你自己比我强，使我成为你的仆人；决沒有理由担心你老了以后在家庭里受不到重視；放心吧，随着年龄的增加，你越成为我的好伙伴，越成为孩子們的好家庭主妇，你在

这个家庭里就越受到尊重。因为世界上美好的东西的数量所以会增加，并不是由于外表漂亮，而要靠日常做好事。”

“‘苏格拉底，这就是我所能想起的、我和她最初談話的大意。’”

八

“‘伊斯霍瑪霍斯，你覚得这些話对于她的勤勉努力有鼓励作用嗎？’我問。

“‘当然有作用，’伊斯霍瑪霍斯回答說，‘我記得有一次她因为沒有能从仓庫里給我拿出我所要的东西，挺着急，臉都脹紅了。因为她挺窘，我說：“亲爱的，不要因为你沒能給我拿出我所需要的东西而难过吧。要用一件东西而不能用它，当然就是穷困；但是找不着你所要找的东西，总比由于你知道沒有这件东西而根本不去找它要好些。事实上，这不应該責备你，而应該責备我，因为我交給你东西的时候，沒有告訴你应該把它們放在什么地方，好使你知道該放在哪儿，上哪儿去找。亲爱的，对人类来說，沒有再比井然有序更好更方便的事情了。例如，合唱团是許多人組成的，如果它的团員随意行动，它就会成为混乱一团，看着毫无乐趣；可是如果他們有規則有秩序地动作和歌唱，那末这同一队人就会旣值得看又值得听了。而且，亲爱的，沒有秩序的軍队是烏合之众，很容易为敌人俘虏，为朋友瞧不起，而且是毫无用处的，——驴、騎兵、担夫、輕装兵、馬队、战車，乱挤在一起。[1]他們你妨碍我，我妨碍你，有的走有的跑，有的跑有的停，战車撞馬队，驴撞战車，担夫撞騎兵，象这种样子，他們怎样行軍呢？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要作战的話，他們怎能打仗呢？因为那一受攻击就得逃跑的部队，就足以把重步兵踐踏在

① 《居魯士的教育》，VI, iii, 25；《苏格拉底言行录》，III, i, 7。

脚底下了。但是軍容整齐的軍队却使朋友們看起来覚得壮观，使敌人看着不愉快。什么朋友看到强大的馬队整齐地进軍会不高兴呢？他看着列队前进的騎兵会不贊美嗎？馬队、騎兵、輕装兵、弓箭手、投石手一队一队排列着，整齐地跟在他們长官的后面，什么敌人看着不害怕呢？不但如此，即使在进軍时也是秩序井然，虽然人数成千上万，可是都沉着稳健地象一个人似的向前移动，后面的每一行都不断地填补前面的空隙。还有，一只装載軍队的战船，所以使敌人害怕，使朋友們覚得壮观，还不是因为它的速度嗎？战船上面的水手为什么不互相妨碍呢？不就是因为他們都有秩序地坐着，身子有秩序地前后摆动，有秩序地上船和下船嗎？如果要找一个杂乱无章的典型，我就想到一个农人，他把大麦、小麦和豆子都放在一个大箱子里，所以他在要做糕餅、面包或布丁的时候，必須选出谷类，而不是看到它同其他粮食分开，立刻可以应用。

"‘“所以，亲爱的，如果你不願意这样杂乱无章，而願意正确地知道应該怎样管理我們的財物，容易找到我們所需要的东西，令我滿意地把我所要找的东西交給我，那末，就让我們选好应該存放各种东西的地方；并且在把东西放在适当地点以后，还要訓练女仆从什么地方去拿，放回到什么地方去。这样我們就会知道哪些东西是完好的，哪些不是这样；因为如果东西沒有了，那个地方本身就会显得空蕩蕩的，一眼就可以看出我們需要注意什么东西；而且知道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我們馬上就可以拿到手，不用費事就可以使用。”

"‘苏格拉底，从前我曾有机会看过大腓尼基商船，我覚得我从来沒有看过安排得这样好这样确当的船具。因为我从来沒有看过这么多的东西都分别地装塡在一間非常小的貯藏室里。你知道，一只船在进港或出海的时候，需要有很多木制和绳制的用具；在航

行的时候，需要有許多所謂的索具，許多保卫自己防备敌船攻击的装备；它携带大批船員使用的武器，載有全套做飯用的家庭用具。除此以外，它还装有船长携带的用以牟利的貨物。所有我說的这些东西，都装在一間不大于一百平方腕尺①的屋子里。我看到每种东西都收藏得十分巧妙，一点也不乱，用不着人翻寻，沒有放得不得其所的东西；当急需使用什么东西的时候，也不会因麻煩的解捆工作而耽擱时間。我发現舵手的仆人——叫做大副的——对于每一部分都非常熟悉，卽使不在当場也能說出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什么东西还有多少，就好象一个会拼音的人能够說出苏格拉底这个詞有多少字母，这些字母的先后次序是怎样的。那时我看見这个人在閑暇时間里檢查船上②必然要用的一切东西。我看見他檢查这些东西，覚得挺奇怪，問他在做什么。他回答說，"先生，我在檢查船上的索具收藏得怎么样，看看万一发生意外，是不是有的东西找不着或是和别的东西混放在一起。因为在神使海上起風暴的时候，如果这些东西放得杂乱无章，你就来不及寻找你所要用的东西，也来不及把它拿出来用。因为神总是威胁和懲罰不小心的人，如果他完全不伤害无辜，那你算是走了运啦。当你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的时候，如果他拯救你，你应該深深地感激上天才好。"

"'看了安排得这样整齐的船具以后，我对我的妻子說："既然商船——卽使是一只很小的商船——上的人，能够騰出地方来安放东西，在顚簸不堪、东搖西摆的情况下，也能維持秩序，并且他們虽然担惊受吓，也能找出他們所要找的东西，那么，我們的房子里既有分別存放各种东西的大庫房，我們的房子又是建筑在稳固的

① 原文 δεκάκλινος 照字面讲是"有放十个床位的地方"；但是 κλίνη（床）的这种合成語，似乎是被用来表明一种确定的大小尺度的。

② 更可能是"在航行时候"。

基础上，如果我們不能給各种东西都找到适当的好地方，那我們眞是太粗心大意了。如果是那样的話，我們岂不是非常愚蠢嗎？

"""把一个人的家庭用具安放整齐的好处，以及在家中寻找安放每类用具的适当地方是多么容易，我都已說过了。各种各样的靴子一排一排地排列着，那該是多么好看啊！各种各样的斗篷、毯子、銅器或餐具都分門別类地安放着，那該是多么好看啊！的确，当我說就連盆盆罐罐排列整齐都很美观的时候，无論这种說法怎样使聪明人发笑，任何严肃认眞的人是不会发笑的。簡单地說，无論什么东西，只要安放整齐，都能有一种美。因为每組东西都象是一队用具，而且如果每組东西都排列得界限分明，各組之間的間隙也是很好看的，正象祭坛周圍的一队舞蹈家，他們本身很好看，而且連空档也显得很好看，显得整整齐齐，毫无阻碍。

"""亲爱的，我們不用怎样費事就可以証明我所說的話是正确的。而且，亲爱的，沒有任何理由担心不容易找到那种会熟悉各个地方和記得把每一类东西都放到它的适当地方的人。因为，我相信，我們都知道：整个城市所有的东西，比我們多上万倍；可是你可以派遣任何仆人到市場上去把一样东西买回家来，他并不会感到为难，因为他們每一个人都必定知道应該到什么地方去购买什么物品。所以如此，其唯一原因就是每种东西都是有其固定地点的。但是当你要找一个人时，虽然他本人也可能正在找你，你却往往找不到他。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沒有規定好見面的地点。"

"'关于家庭用具的安排和使用問題，我覺得这就是我所記得的和她談話的大意。'"

九

"'結果如何呢？'我問；'伊斯霍瑪霍斯，那时你认为你的妻子

还留心听你这样热誠地教給他的話嗎？'

"'当然，她答应注意我的話，她显然非常高兴，覚得她已經找到解决她的困难的方法，她要求我馬上照我所說的那样来安排我們的东西。'

"'伊斯霍瑪霍斯，你是怎样替她安排东西的呢？'我問。

"'哦，我决定先把我們房子里可以放东西的地方指点給她看。我們的房子里并沒有多少精巧的装飾品，苏格拉底；所有的屋子都只是为了尽可能方便地安放那些要安置在里面的东西而設計出来的，所以每間屋子正好安放那些适宜于放在里面的东西。例如貯藏室由于它的位置安全，应該存放最貴重的毯子和用具；几間干燥的屋子存放谷物；凉爽的屋子存酒；光綫好的屋子存放需要亮光的艺术品和器具。我让她看到装飾过的一般用的住屋都是冬暖夏凉的。[①]我告訴她整个房子坐北朝南，所以冬天有阳光，夏天有阴凉。我也让她看到女用人的住处已經用一扇上了鎖的門同男用人的住处隔开了，所以所有不应当搬动的东西都不会被人拿走，而仆人們沒有我們的許可也不会养孩子。因为誠实的仆人如果有一个家庭总会变得更为忠实；而那些坏家伙們如果結了婚反而更容易做坏事。

"'我們既然已經弄清楚了整个的情况，就立刻着手一批一批地給家具分类。我們首先把祭神用的器具收集在一起，然后把女人的节日服装、男人的节日服装和軍服、女人住处的毯子、男人住处的毯子、女鞋、男鞋都放在一起。另一批是武器，再有三批是紡績用具、做面包用具和烹調用具；此外还有洗滌用的东西、揉面槽上用的东西和餐具。我們把所有这些东西分成两类：經常使用的和节日

---

① 《苏格拉底言行录》，III, viii, 9。

使用的。我們还把按月消費的东西单擱在一起，把准备要食用一年的口粮另放在一处。因为这样可以使我們更容易地知道怎样使这些东西能維持到年底或月底。我們分門别类地整理了这些可以移动的财产以后，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安放在它的适当的地方。然后让那些必須使用这些东西的仆人知道，他們每天要用的烤面包、做菜、紡績等等用具放在什么地方；把这些东西交給他們保管，責成他們不得損坏。我們把那些只是在节日、宴会才使用，或是不常使用的东西都交給管家妇；告訴她存放这些东西的地方、点清数目、列出清单以后，我們囑咐她要把它們交給适当的仆人，要記住都交給誰什么东西，而且在收回来以后，要把每件东西都放回它原来的地方。

"'在指派管家妇的时候，我們所选擇的人乃是我們在考虑以后认为是在吃东西、喝酒和睡覺方面最有节制的人，①是对于男人最溫順的人，也是看来記性最好、最小心謹愼、不会因玩忽职务而触怒我們，而且尽力想討好我們以获得奖賞的人。我們还教育她忠实于我們，其方法是旣使她分享我們的一切快乐，也让她分担我們的困难。此外，我們还訓练她使她热心于增进我們的財产，其方法是使她熟悉我們的財产，并且让她分享我們所获得的成就。而且，我們还給她灌輸正义感，其方法是給正直的人以比不正直的人更大的荣誉，并且向她指出正直的人要比不正直的人生活得更富足、更自由。然后我們把她放在那个优越的位置上。

"'苏格拉底，做好了这些事情以后，我告訴我的妻子說：如果她自己不留心查看，使仆人們严格遵守我們安排的每一細节，則所有这些办法都将是无效的。我解釋說：在秩序良好的城市里，市民

① 《苏格拉底言行录》，I, v, 1；《居魯士的教育》，I, vi, 8。

不仅以通过良好法律为滿足，他們还要更进一步，选擇法律的监护人，使这些人充任监察員，褒奖遵守法律的人，懲罰違犯法律的人。因此我让我的妻子把她自己看做是我們家庭法律的监护人。正象守备队的指揮官檢查他的士兵一样，她必須在她认为适宜的时候檢查家里的財产；象市議会仔細察看騎兵和馬匹一样，她必須弄清所有的东西是不是情况良好；象是一个皇后，她必須在她的职权之內奖励那些值得受到称贊和荣誉的人，也决不寬恕那些应該受到譴責和懲罰的人。

"'而且，我还告訴她：她不应該因为我交給她的关于我們的財产的責任比仆人們重而感到煩恼。我指出，仆人搬运、照管和保卫主人的財产，他們只是在这种意义上才能分享到財产的一部分；他們除非得到主人的許可，无权使用任何东西；一切东西都屬于主人，主人可以随意使用它們。因此，我解釋說，那些由于保全財物而得到最大利益以及由于財物毁坏而受到最大損失的人，乃是必須对于这些財物給与最大关怀的人。'

"'那末，伊斯霍瑪霍斯，'我說，'你的妻子願意听你的話嗎？'

"'当然，苏格拉底，'他大声說，'她当时告訴我說：如果我认为叮囑她必須照管我們的东西是給予她一項困难的任务，那我就錯了。她說，如果我要她玩忽她自己的財产，那倒比使她有照管她自己特殊幸福的責任，是更为难堪的。'他补充說，'我想，事实上，正象一个好女人照管她自己的孩子們，当然要比不照管他們更为安心一样，一个好女人是願意照管她自己的財产，而不願意不管她的財产的。'"

十

"当我听說他的妻子曾經这样回答他时，我大声說：'眞的，伊

斯霍瑪霍斯，照你这样說，你的妻子眞是巾幗須眉啊！’

“‘是的，’伊斯霍瑪霍斯說，‘我准备給你再举几个关于她的品性高尙的例子，在那些例子中，我只要說一句話，她馬上就服从。’

“‘告訴我都是什么事，’我喊道；‘因为即使修克西斯①給我看他亲手画的漂亮女人的肖象，它所給我的快乐，也抵不上我默想眼前一个女人的美德时所得到的快乐的一半。’

“于是伊斯霍瑪霍斯开始讲道：‘苏格拉底，有一天我看她臉上已經化好了粧：她已擦上了粉，好使她显得更白些，她已抹上胭脂，好使她的臉蛋更紅些。她还穿一双厚底靴子以增加她的高度。于是我和她說，“亲爱的，請問你，作为我們財物方面的一个合作者，我怎样才更值得你爱我：是应該按照眞实情况告訴你我們所有的东西，既不虛夸也不隐瞞其中任何部分呢？还是应該設法言过其实地欺騙你，用劣币和鍍金的項圈瞞哄你，并把会褪色的衣服說成是貨眞价实的紫袍呢？”

“‘“別說啦！”她馬上打断我的話，“千万别那样——如果你那样的話，我决不能眞誠地爱你！”

“‘“那末，亲爱的，我們不是还有另一种紐带把我們結合在一起，使我們成为身体方面的合作者嗎？”

“‘“无論如何，人們都这样說。”

“‘“那末，在这种身体方面的合作关系中，我怎样才更值得你爱我——当我把我的身体呈現在你眼前的时候，是应該努力使它强壮健康，因而眞正地使你看着好看呢？还是应該在来到你跟前拥抱你以前，先在臉蛋上抹些鉛丹，把眼睛底下塗上胭脂、欺騙你，让你看到和撫摸到的是鉛丹，而不是我的眞正肌肤呢？”

① 修克西斯是紀元前五世紀末古希腊的画家。——譯者注

"""噢,"她喊道,"我宁願撫摸你,而不願撫摸鉛丹;宁願看到你原来的肤色,而不願看到胭脂;宁願看到你的明亮的眼睛,而不願看到它被塗上油彩。"

"""那末,亲爱的,你要知道,我也不願意看到白粉和胭脂,而宁願看到你眞正的肤色。正象神使馬爱馬、牛爱牛、羊爱羊一样,人类也认为不加伪装的人体是最可爱的。象这种无聊的装飾,也許可以用来欺騙外人,但是生活在一起的人如果打算互相欺騙,那一定会現出眞相的。因为在早晨梳妆打扮的时候就現出眞相;一出汗就万事全休;掉眼泪会揭露伪飾;洗澡会使他們原形毕露!'"

"'請問你,对于这点,她說了些什么?'我問。

"'什么都沒說,'他說,'只是从那天起,她就不搞这种事情,而努力让我看到她原来的不加伪飾的本象。而且,她曾問我是不是能在这一問題上給她一些忠告:她怎样能使自己眞正美丽,而不仅仅是在外表上好象很美丽。苏格拉底,我的忠告是这样:"不要象奴隶似的总坐着,而是要——上天保佑你——作一个女主人:常常站在織布机前面,准备指导那些技术不如你的人,并向比你强的人学习;要照管烤面包的女仆;要帮助管家妇分配口粮;要四处查看各种东西是不是放得各得其所。"因为我覺得这旣能使她活动又能使她有工作可做。我还說:合面揉面团、抖弄和折叠斗篷与被褥乃是最好的运动;这种运动可以促进她的食欲,增进她的健康,因而可以增加她的臉龐上的血色。而且,如果妻子的容貌比女仆漂亮,并且穿着更鮮艳、更合适的衣服时,她們眞是令人魂銷的,特别是在妻子甘心情願地做事情,而丫头們做事是出于不得巳的时候。但是那些象輕視劳动的时派妇女那样閑坐着的妻子,就将与那些虛伪的、騙人的、不正派的妇女相类似了。苏格拉底,你可以确信,我的妻子的衣着和容貌与我給她的教导是一致的,也与我現在的描述

是一致的。’”

十一

“談到这里，我說道，‘伊斯霍瑪霍斯，我覺得你述說你妻子的事情，到現在已經很够了——你們倆人都是很値得欽佩的。可是現在告訴我你自己的事情吧。这样你会因你說明你所以受人如此尊敬的原因而感到愉快，而我也会非常感激你向我詳細說明了一个高尙的人所做的事情；如果我的理解力还行的話，我要徹底了解这些事情。’

“‘好吧，苏格拉底，’伊斯霍瑪霍斯回答說，‘我非常願意向你說明我的日常工作，这样，当你认为我的行为有不对头的地方的时候，你可以責备我。’

“‘关于这点，’我說，‘我怎么敢責备一个尽善尽美的高尙的人呢？人們都认为我是一个把脑袋悬在半天空里的純粹的夸夸其談的人；① 人們管我叫一个穷叫花子——这是最无意义的辱罵。伊斯霍瑪霍斯，我告訴你，如果不是在一两天以前我碰到外国人尼西阿斯② 的那匹馬，这后一个臭名儿眞要使我心灰气餒了。那天我看見一群人跟在馬后面一边走一边看，我还听見其中有些人滔滔不断地談論它。我就走到馬夫跟前，問他这匹馬是不是有很多財产。馬夫打量着我，好象我一定发了瘋，才会問这样的問題；他問我一匹馬怎么会有財产。听見这句話，我清醒过来了，因为他的答复說明：卽使是一匹穷馬，只要造物主給它以健全的精神，就有可

① 这是人們常常嘲笑苏格拉底的話；例如，亚理斯多芬，《云》，225：“苏格拉底，你在做什么？”“我在半天空中散步，并且在太阳上沉思；”又如 1480：苏格拉底，“請原諒我这愚蠢的夸夸其談。”

② 如果原文无誤的話，这个人也不会是那个著名的尼西阿斯（尼西阿斯是紀元前五世紀雅典的軍事領袖和政治家。——譯者）。

能成为一匹好馬。所以，你不妨假定我也可能成为一个好人，詳細告訴我你所做的事情，这样，只要我能够理解，我从明天早晨起就可以学习你的榜样；因为明天是一个开始做好事的好日子。'

"'苏格拉底，你是在开玩笑，'伊斯霍瑪霍斯說：'然而我还是願意告訴你，我毕生中一貫极力遵守的都是什么原則。我似乎覺得：虽然神使那些不了解和不留心他們所应該做的事情的人得不到繁荣，可是在那些旣聪明又謹愼的人們当中，神也是把繁荣賜給一些人，而不把繁荣賜給另一些人。所以我首先崇敬神祇，再努力这样地持身处世，使我能够有健康的身体和体力以达成我的祈禱的目的，使同胞們尊重我，使朋友們爱我，使我能够在战爭中不受伤害而获得荣誉，并能用公正的方法来增加我的財富。'

"听到这里，我問道：'什么，伊斯霍瑪霍斯，你眞想要发財致富，不避很大辛苦来照管你的財富嗎？'

"'对于你这一問題，'他說，'我的回答是：是的，我确是这样。苏格拉底，因为我願意崇奉神祇，不惜任何牺牲；我願意帮助有困难的朋友；我願意使这个城市不缺乏我的財力所能提供的装飾品。'

"'眞是崇高的抱負，伊斯霍瑪霍斯，'我喊道，'毫无疑問，你是配做一个有錢的人的；由于有許多不靠别人帮助就无法生活的人，又由于有些人只要能得到足够供他們需要的东西便感到滿足，所以，那些能够保持自己的財产，并且能有足够的剩余来修飾城市和救济朋友的人，确实应当被认为是高尙而偉大的。然而，'我接着說，'我們是慣常頌揚这种人的。伊斯霍瑪霍斯，还請你回到原来的話題上，告訴我你怎样注意你的健康和体力，怎样使你能够在战爭中不受伤害而获得荣誉吧。然后我还很願意听听你的賺錢方法。'

"'哦,苏格拉底,'伊斯霍瑪霍斯回答說,'据我所知,这些事情都是互相关联的。因为如果一个人有很多的食物,并且能适当地消化它們,[①]我认为,他就既能保証他的健康,又能增加他的体力。学习战术,使他更有資格光荣地保全他的身体。适当的勤勉努力,不沾染放蕩的恶习,使他更有增加他的財产的可能。'

"'伊斯霍瑪霍斯,你所說的話,我都理解了。'我回答說,'你是說:一个人如果飯后作些活动、勤勉努力、鍛炼自己,他就很容易得到人生中的好东西。但是我現在希望你說得詳細些。你做哪类工作来努力保持你的健康和体力呢?你怎样练习战术呢?你怎样勤勉努力来获取盈余,用以帮助朋友并增强这个城市的力量呢?'

"'好吧,苏格拉底,'伊斯霍瑪霍斯回答說,'我很早起床,如果我要去看什么人,我确信这时候他还呆在家里。如果我在城里有事要办,我就拿它当作散步的机会。如果在城里沒有急需办理的事情,我的仆人就把我的馬带到田里,而我自己安步当車地走着去。苏格拉底,这或許比我在两旁有店舖的街道上蹓躂一趟更有好处。我到了田里以后,我可能看到栽秧、除草、播种或收获工作正在进行着。我监督这种工作的每一細节,用我可能提出的方法来加以改良。作了这些事情以后,我常常是騎上馬,进行鍛炼,尽可能模仿战爭中所需要的操练。我旣不避开斜坡和陡坡,也不避开沟渠和河道,但是当我的馬越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尽可能地当心,不让它扭伤腿。我騎完馬以后,仆人給它一束草料,然后带它回家,使它从田里馱回城里偶然缺乏的一些东西。我把归程分为两部分,一半走,一半跑。到家以后,我用刮皮具[②]洗澡,然后吃午飯。苏格拉底,我吃得不多不少,使后半天旣不空肚子,也不太飽。'

---

① 《居魯士的教育》, I, ii, 10。

② 一种金属、象牙或角制的器具,古希腊人沐浴时用以刮皮肤者。——譯者注

"'眞的，伊斯霍瑪霍斯，'我喊道，'我很喜欢你的这些活动。因为你有一套保証健康和体力的办法、战爭的鍛炼項目和发財的特效药，你把这些东西同时运用在一起了！在我看来，这眞是妙极了！事实上，你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証据，說明你追求任何一种目的的方法是正确的。因为我們看到，謝天謝地，你总是旣有健康的身体，又有很好的体力，而且我們知道你一向被认为是我們的最好的騎手和最富的市民之一。'

"'苏格拉底，这些活动的結果怎样呢？这或許是你想要听的，我幷不是总被称为高尙的人，而是不断地受到誹謗。'

"'啊，伊斯霍瑪霍斯，'我說，'但是我想要問你的是：如果你不得不出現在法庭上，你是不是把进行起訴和答辯的才能也包括在你的体系之中呢？'

"'怎么，苏格拉底，'他回答說，'你不知道[①]这正是我經常做的事——向誹謗我的人說明我无害于任何人而且尽我所能做有益于很多人的事情嗎？我仔細地注意某些有害于很多个人和国家幷无益于任何人的人，你难道认为我这不是在练习揭发他們的本領嗎？'

"'可是請你再告訴我一件事，伊斯霍瑪霍斯，'我說；'你也练习解釋这些問題的本領嗎？'

"'当然，苏格拉底，'他回答說，'我孜孜不倦地练习說話的本領。我让一个仆人充当原告或被告，幷且設法駁斥他；或者是，当着某个人的朋友們的面贊揚或責备他；或者是，我充当我的某些朋友之間的和事老，努力劝告他們互相和好是比互相仇視对于他們更有好处的。我参加軍事法庭，譴責一个軍人；要不然就替换着为

① 《苏格拉底言行录》，IV, viii, 4。

不应受到責备而受到責备的人辯护，或揭发不应受到荣誉而受到荣誉的人。我們常常充当辯护人，支持我們所要采取的行为，反对我們所要避免的行为。苏格拉底，从前我往往让人挑出毛病来，被判受罰或賠偿損失。'

"'伊斯霍瑪霍斯，誰挑你的毛病呢？'我問；'我簡直不明白！'

"'我的妻子，'他回答說。

"'請問，你怎样辯解呢？'我說。

"'当說实話对于我有利的时候，倒挺好办。但是，苏格拉底，如果需要說謊，那我可沒法使坏事显得好象是好事——噢，不能，完全不能。'

"'伊斯霍瑪霍斯，'我評論說，'或許是，你不会顚倒黑白！'"

十二

"'可是恐怕我耽擱你太久了，伊斯霍瑪霍斯，'我接着說，'你現在打算离开了吧？'

"'噢，不，'他回答說，'在市場上人未散淨以前，我还不想走。'

"'眞的，'我接着說，'你极度小心，决不丧失你被称为高尙的人的权利！因为我敢說，現在一定有很多事情等你去照管；可是，由于你已經和那些外地人訂了約会，你就决定不失約。'

"'但是，我向你保証，苏格拉底，我也沒有忽視你所說的那些事情；因为我的各个田地里都有管家。'

"'伊斯霍瑪霍斯，当你需要一个管家的时候，你是先留心寻找有資格做这种工作的人，然后再設法去购买他——如果你需要一个建筑者，我确信你一定先找合格的人，然后再設法得到他——还是你自己訓练你的管家呢？'

"'苏格拉底，我当然自己設法訓练他們。因为在我不在的时

候，他必須能够管理事情，那末，为什么不让他知道我自己知道的事情呢？如果我能够胜任管理农場的話，我认为我就能够把我所知道的事情教給别人。'

"'如果在你不在的时候他要代表你，那末最要紧的事就是他必須忠实于你和你的家庭。因为如果一个管家不忠实，那他即便有知識又有什么好处呢？'

"'当然沒有好处；但是我可以告訴你，我尽力教給他們的第一課，就是要他們忠实于我和我的家庭。'

"'請你务必告訴我，你怎样教育你的仆人，使他們忠实于你和你的家庭呢？'

"'每当神賜予我們某种充足的好东西的时候，当然要奖賞他們。'

"'那末，你是說，那些能分享你的好东西的人，都忠实于你，并希望你兴旺嗎？'

"'是的，苏格拉底，我发現这是最好的使人产生忠心的办法。'

"'但是，伊斯霍瑪霍斯，如果他忠实于你，那就足够使他成为一个合格的管家嗎？你可知道，虽然实际上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幸福，可是还有許多人怕麻煩，不去找他們所想要得到的好东西？

"'可是，当我要让这类人当管家的时候，当然我还要让他們知道小心謹愼。'

"'請問你怎样教他們？我覺得小心謹愼这一美德不是能教的东西。'

"'的确，苏格拉底，要教給你所碰到的每一个人小心謹愼，那是不可能的。'

"'很对；可是什么样的人可教呢？无論如何，請你告訴我。'

"'苏格拉底，首先，你不能使一个酒徒成为小心謹愼的人；因为

喝酒会使他們忘記他們所应該做的一切事情。’

“‘那么，只有酒徒永远不能小心謹愼嗎？是不是还有別人呢？’

“‘当然还有別人——懶汉也一定要包括在內；因为当你睡覚的时候，你就不能做你自己的事情，也不能使別人做他們的事情。’

“‘那末，这两种人就构成了不能学习这一課程的人的全部嗎？是不是还有別人呢？’

“‘我还要补充說明，我认为拚命地沉溺于爱情的人，就不能象他关心他的恋爱对象那样关心別的事情。因为除了迷恋情人以外，他很难覚得有什么更为中意的事情或更值得希求的东西！而且，当被逼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很容易想到，妨碍他和爱人交往乃是最严厉的懲罰！所以，我也不敢試图使这类人当管事人。’

“‘那些爱財的人怎么样？他們也沒有被訓练去管理农場工作的資格嗎？’

“‘不是的，当然不是的。事实上，他們很容易取得做这种工作的資格。只是必須向他們指出，勤勉努力是有好处的。’

“‘假定別的人沒有你所譴責的那些毛病，而且不甚貪图利得，你怎样教育他們，使他們对于你所要交給他們管理的事情小心謹愼呢？’

“‘苏格拉底，办法很簡单。只要我一看到他們小心謹愼，我就褒奖他們，給他們荣誉；但是当他們显得粗心大意的时候，我就要說一些刺激他們的話，做一些刺激他們的事情。’

“‘伊斯霍瑪霍斯，現在先不談这些为工作而加以訓练的人的問題，請你給我讲讲这样的理論：如果一个人自己不小心謹愼，他能够使別人小心謹愼嗎？’

“‘当然不能。一个不会音乐的人就不会教音乐。因为如果老

师不会指点你，你就很难学会做好一件事情；如果主人指引仆人粗心大意，这个仆人就很难成为好仆人。簡单地說，我认为我从来沒有看見过不好的主人会有好的仆人；可是我碰到过好主人有不好的仆人——不过这些仆人都因此而受到責罰了！如果你要使人們能够胜任地管理事务，你就必須监督他們的工作，檢查他們的工作，随时奖励那做得很好的工作，毫不迟疑地給与粗心大意的人以应有的懲罰。我很喜欢人們认为是那个波斯人所作的解答。你也知道，国王偶然碰到一匹好馬，想要尽快地把它养肥。于是他去請教一个著名会养馬的人，养肥一匹馬的最快的方法是什么。这个人回答說："主人的眼睛。"苏格拉底，我覚得我們可以把这句答話用到一般事情上，而且可以說，好的和有价值的工作大半都是主人的眼睛做出来的。'"

十三

"我接着說，'当你已經使一个人知道必須小心謹愼地对待你所交給他的任务以后，他就有資格充当管家了嗎？还是必得另外学习一些别的事情，才能有能力呢？'

"'当然，'伊斯霍瑪霍斯回答說，'他还必須懂得他应該做什么事情，以及在什么时候和用什么方法去完成。要不然，一个管家岂不和一个从早到晚忙着去看望病人，而对于給这个病人治病的正当方法毫无所知的医生一样，又能有什么更多的用处呢？'

"'嗯，假如他已經学会了怎样做田間的工作，他还需要再学一些别的东西呢？还是現在他就可以成为一个尽善尽美的管家呢？'

"'我认为他必須学会管理劳力者的方法。'

"'那末你也訓练你的管家，使他們有能力管理人嗎？'

"'是的，无論如何，我竭力这样做。'

"'請你告訴我，你怎样訓练他們成为会管理人的人？'

"'用一种极为幼稚的极容易的方法，苏格拉底。如果我告訴你，我保証你一定会发笑。'

"'哦，可是这确实不是一件好笑的事情，伊斯霍瑪霍斯。因为一个人如果能够使人們有管理别人的能力，他也就能够教导他們做别人的主人；如果他能够使他們有做主人的能力，他就能使他們有做国王的能力。所以在我看来，能做这种事情的人値得大大受到贊揚，而不是譏笑。'

"'好啦，苏格拉底，訓练他种动物馴順有两种方法——当它們打算不听指揮的时候責罰它們；当它們热心替你做事的时候奖励它們。例如，馴馬师訓练小馬服从他的方法就是，当它們听話的时候就給它們一些它們所喜欢的东西，而当它們不服从指揮的时候就使它們感到不自在，直到它們按照他的意图行动为止。还有小狗，它們在智力上和表現能力上远不如人，可是它們学会怎样跑圈子、翻跟斗和許多其他的这一类的把戏。这就是因为当它們听話的时候，它們得到它們所要的东西，而当它們疏忽大意的时候，它們就受到懲罰。至于人，只要用嘴說服他們，告訴他們服从指揮有好处，就会使他們更为忠順了。但是对于奴隶来說，适用于訓练野兽的办法也同样是訓练他們馴順的很有效的方法，因为你只要用他們所渴望的食物塡滿他們的肚子，就能收很大效果。对于那些有志气的人，褒揚也是一种鼓励，因为有些人生性渴望褒揚，和另一些人渴望吃肉喝酒是一样的。这些正就是我自己为了使人們更为忠順而做的事情；但是我給与我所要派为管家的人的教育还不止这些，我还有别的方法帮助他們。因为我必須为我的劳工們准备的衣服和鞋子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有的好一些，有的坏一些，以便我可以用上等的东西奖励較好的仆人，而把次等的东西給予不該

受賞的人。苏格拉底,因为我认为,如果好的仆人看到他們什么事情都做,而那些不肯努力工作并且在必要时也不肯冒險的人得到和他們一样的东西,那是会使他們非常沮丧的。因此,在我这方面,我决不肯把值得受奖的人和沒有价值的人放在同一的水平上;当我知道我的管家把最好的东西分与最值得受奖的人們时,我就奖励他;如果我看到阿諛諂媚或任何其他无益的殷勤得到特别的好处,我决不忽視它;苏格拉底,我要訓斥这个管家,設法使他知道这种徇私偏爱即使对他自己都是沒有好处的。'"

十四

"'那末,伊斯霍瑪霍斯,'我說,'当你覚得你的管家有管理别人使他們馴順的能力时,你就认为他是一个尽善尽美的管家嗎?抑或是,即使他具备了你所說的資格以后,还需要有一些别的东西呢?'

"'当然,苏格拉底,'伊斯霍瑪霍斯回答說,'他还必須誠实,不窃取他的主人的財产。因为如果管理庄稼的人敢于弄走庄稼,使剩下来的东西不足以对这一事业提供利益,那末,在他的管理下的耕作又有什么好处呢?'

"'那末你自己也承担起进行这种公正誠实的教育的任务嗎?'

"'当然是的;不过我覚得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甘心情願地注意这种教訓。可是我仍然借助于从德雷科①和梭倫②的法律中引用来的箴言,把我的仆人們引上公正誠实的道路。因为我覚得,这些名家的法律中有許多就是为了这种公正誠实的目的而制定的。因为其中写道:"窃賊要为他們的盜窃行为而受罰,"以及"犯未遂罪的人

① 德雷科,紀元前七世紀雅典立法家。——譯者注

② 梭倫(紀元前639?-559年),雅典政治家兼立法家。——譯者注

如果当場被捕，将受到监禁和死刑。”[1] 这些条款的目的显然是要使犯貪婪罪行的人得不到貪婪的好处。我应用这样一些条款以及波斯国王法典中所規定的其他条款，力图使我的仆人規規矩矩对待他們所經手的事务。因为虽然这些法律只处罰做坏事的人，[2] 可是国王的法典不仅懲罰罪人，而且还使規矩誠实的人得到好处。所以，由于誠实的人越来越比不誠实的人富足，許多本来爱財的人也都小心謹愼地不去做不誠实的事情了。如果我发現有些人虽然受到很好的待遇，可以仍然不打算改变不誠实的毛病，那我就认为他們是无可救药的貪婪的人，要和他們断絕关系。另一方面，如果我发現有人不仅由于受到誠实的好处，而且由于希望得到我的嘉奖而有誠实的傾向时，我就象对待自由人那样待他，使他富足；而且不仅如此，我还給他以荣誉，认为他是一个高尙的人。苏格拉底，因为我认为有志气和貪心的区别就在于此；有志气的人就是为了得到贊揚和荣誉，才甘心情願正正經經地工作，拚命做事情，不貪求不誠实的利得的。’”

十五

“‘好啦，好啦，旣然你已經教育你的仆人，使他希望你繁荣兴旺；也已經使他小心謹愼，好让你得到繁荣；并且已經使他得到为保証每件已完成的工作都能增加利潤所必需的知識；还更进一步地使他能够管理别人；而且，除此以外，他也乐于按时按季地为你生产大量的谷物，同你亲自管理时所得的一样多，——我就不想再

---

① 这句話并不是狄摩西尼《財权政治論者》第113节所认为属于梭倫的法律的明晰的或正确的叙述；有人怀疑原文有誤。（狄摩西尼〔紀元前384?--322年〕，雅典雄辯家。——譯者）

② 《苏格拉底言行录》，III, iv, 8。

問，你的仆人是不是还有什么缺陷。因为我覚得，象那样的人很可以做一个十分有价値的管家了。可是，伊斯霍瑪霍斯，对于我們刚才談得最草率的那部分問題，請你不要留下漏洞。'

"'哪一部分問題？'伊斯霍瑪霍斯問。

"'你說过，最需要学习的課程就是事情应該怎样做；而且你还說，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做什么和怎样做，让他管理事情就不会有什么好处。'

"于是他說，'苏格拉底，你現在一定要我教給你农艺的全套方法和秘訣嗎？'

"'是的，'我說，'因为也許正是这种东西，它使懂得它的人成为富人，而使不懂得它的人，虽然十分勤劳，却度着貧穷的岁月。'

"'好吧，苏格拉底，現在我要告訴你农业技艺是多么好的东西。无論对于神或人，它都是最有益、最可爱、最光荣、最可貴的，而且它也是最容易学的。的确是十分高貴的东西！正如你所知道的，我們把那些美丽的、优异的、有用的、然而对于人类又是馴良的动物，都叫做高貴的动物。'

"'啊，伊斯霍瑪霍斯，我认为我十分了解你对于这些問題的說明了——我指的是怎样訓练一个管家；因为我覚得我很懂得你所說的話：你使他对你忠实，使他小心謹愼，使他能够管理别人，而且使他誠实。可是你說过，一个人如果要成功地管理一个农場，必須知道应該做什么，怎样做和什么时候做。正是这个問題，我覚得我們刚才討論得未免过于草率了，你无异于說：任何想要具有默写和讀书的能力的人，都必須认識字母。因为，如果告訴我怎样默写和讀书，当然也应該告訴我必須认識字母，可是我认为只告訴我这点并不能帮助我认識字母。現在就是这种情形；我很容易相信，想要成功地管理农場的人必須懂得农业；但是只知道这点并不能帮

助我懂得如何經营农业。如果我在这时就要决定做一个农人，我想我一定会和那到处看望病人而不懂得如何給病人治病的医生一样。因此，为了不让我象那个医生一样，你必須教給我实际的种地方法。'

"'唔，苏格拉底，学习其他技艺的人必須費很多的时間和精力，才能依靠这种工作来挣取他的生活費用，农业可不同，它是不难学的。有些事情，你看看別人怎样做就可以学会，有些事情一听就会，而且如果你願意，你滿可以傳授別人。我相信你自己就知道很多农业上的事情，虽然并不知其所以然。事实是：別种技工都或多或少地把他們的技艺里面最重要之点隐藏起来，而最会栽秧的农人却最高兴人們去看他工作，最会播种的农人也是如此。跟他打听为什么某一工作做得好，他会原原本本地告訴你他是怎样做的。所以，苏格拉底，农业似乎能使从事农业的人具有豁达的胸襟，任何其他行业都赶不上它。'

"'眞是一段絕妙的引言，'我喊道，'而且还不是一种挫折听者的好奇心的东西。正因为它非常容易学，你就給我讲讲吧。因为讲授一些初級課程并不玷辱你，而我要是不懂得这些課程却是很大的耻辱，特别是如果这些課程眞是有用处的話。'"

十六

"'那末，苏格拉底，我首先要告訴你：有些作家在农业理論上写作得极为精确，但他們却不是有实际經驗的农人，因此他們所謂的农业中最复杂的問題，实际上是一件很簡单的事情。他們告訴我們說，要做一个成功的农人，首先必須知道土壤的特性。'

"'是的，他們說的对，'我說；'因为如果你不知道土壤能够生长什么，我认为，你就不能知道应該栽什么或播种什么。'

"'那末,'伊斯霍瑪霍斯說,'你看看别人土地上的庄稼和树木,就可以知道那个土壤能出什么和不能出什么了。但是当你已經明白以后,要想逆神行事是沒有用处的。因为如果你不栽种土地所喜欢的庄稼和树木,而播种和栽植你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你就不会得到好的收获。碰到地主太懶以致土地不能显露它的能力的时候,你常常可以从邻近地段上搜集到比从附近地主那里得来的更为正确的消息。而且,即使是土地荒蕪着,它也能显露出它的特性。因为,如果地上的野生物是上等的,那末,只要好好耕种,这块土壤也一定能够生产上等的庄稼。所以,即使根本沒有耕种經驗的新手,也能确定土壤的特性。'

"'好啦,伊斯霍瑪霍斯,我想我現在深信:我不必因为恐怕不懂得土壤的特性而不去耕种了。事实上,我想起了那些漁夫,虽然他們的工作是在海上,虽然他們既不停下船来仔細看一看,也不減低速度,可是,当他們从田地旁边疾馳而过,看到庄稼的时候,都毫不迟疑地說出他們对于土地的意見:哪一块地好,哪一块地坏,有时候駡,有时候夸。而且,我注意到,他們所說的关于好地的意見,总是和有經驗的农人完全一致的。'

"'那末,苏格拉底,让我重新提醒你关于农业問題的記忆吧;可是你願意我从哪里开始呢?因为我知道我会告訴你很多你已經知道的关于正当的耕种方法的事情。'

"'首先,伊斯霍瑪霍斯,我覚得我很願意知道——因为这是哲学家的方法——当我想使小麦和大麦得到最好的丰收的时候,我应該怎样耕种土地。'

"'我认为你总知道首先必須准备好播种用的休耕地吧?'

"'是的,我知道。'

"'那末,假定我們在冬季开始犁地,好嗎?'

"'哎喲,那时土地还是一块泥地!'

"'在夏季开始,怎么样?'

"'那土地也很难犁好。'

"'那末春季似乎是开始这一工作的适当季节了。'

"'是的,这时土地似乎是比較容易弄碎,如果它自己已經很松散的話。'

"'而且,在这个季节里,掘起来的草已經很高,可以作为肥料,但是,草子要是沒有落到地上,它也长不起来。我认为你也知道:如果不清除杂草,让休耕地完全曝晒在日光下,休耕地就不能是良好的,是嗎?'

"'当然,而且我认为这是最主要的事情。'

"'你覺得要做到这点,除了在夏季尽可能屢次三番地翻掘土地以外,还有更好的方法嗎?'

"'沒有,我确实知道:如果你要使杂草倒在地面上在暑热中枯萎,要使土地曝晒在日光下,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在盛夏的中午来翻掘土地。'

"'当人們用翻掘的办法来整頓休耕地的时候,显然他們也必須使杂草和泥土分离开来吧?'

"'是的,而且他們必須把杂草扔在地面,让它枯萎,然后翻掘土地,使下面的一层① 也能让日光晒着。'"

十七

"'那末,苏格拉底,关于休耕地的問題,我們的意見是一致的。'

---

① 照希腊文直譯,应为"生地"。

"'确实是一致的。'

"'苏格拉底，現在我們再来談談播种时間吧。你是否认为过去經驗所屡次証明为最好的、且为現在习慣所普遍承认的时間，是适宜于播种的时間？因为一到秋末，我认为所有的人都急切地仰望着神，看他什么时候下雨，好让他們能够安然播种。'

"'是的，伊斯霍瑪霍斯，所有的人当然都下了决心，只要有办法，就决不在干地上播种，因为那些不等待神的吩咐就播种的人，都已經受到种种損失了。'

"'这样說来，'伊斯霍瑪霍斯說，'那簡直是人同此心了。'

"'是的，'我說，'只要我們以神为师，我們大家的想法就会是完全一样的。例如，在冬天，所有的人都覚得——只要能办得到——最好是穿上溫暖的衣服，而且如果有木柴，就都希望能够升上火。'

"'但是，苏格拉底，'伊斯霍瑪霍斯說，'究竟是早播种好，晚播种好，还是在季度中間播种好？当我們談到这一問題时，我們就发現很多不同的意見。'

"我說，'神并不是按照一成不变的法則来調节四时的。这一年可能早播种好，那一年可能晚播种好，而另一年就可能在季节中間播种好。'

"'那末，苏格拉底，你认为是不管多种少种，在这些播种时間中选擇一个好呢？还是从最早就开始，一直播种到最后为止好呢？'

"'伊斯霍瑪霍斯，在我看来，我覚得最好是在整个季度中接連地播种。因为我认为随时都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要比一个时期收得太多，另一个时期收得太少好得多。'

"'那么，苏格拉底，在这一問題上，学生和先生的意見又是一致的；而且还是你这个学生首先提出这一意見。'

"'可是,撒播种子是一个很复杂的問題嗎?'

"'当然是的,苏格拉底,让我們也研究一下这个問題。我认为你和我一样,懂得种子是必須用手来撒播的,是嗎?'

"'是的,我曾經看到过。'

"'啊,'他說,'但是有些人能够撒得很勻,有些人就不能。'

"'所以播种的人和彈竖琴的人一样,都需要經常练习,才能得心应手。'

"'你說得对。但是如果有的土地比較輕,有的土地比較重,那……'

"'我不懂你的意思,'我打断了他的話。'所謂"輕",你指的是"坏";所謂"重",你指的是"好"嗎?'

"'对啦,我正是这个意思;我要問你:对于这两种土地,你是下一样多的种子,还是給哪一种多下一些呢?'

"'我的原則是这样:酒力越强,我就越多加水;挑夫的力气越大,我就让他东西挑得越多;如果必須养活别人,我就希望最富足的人养活最多的人。但是請你告訴我,坏地是不是也象騾、馬一样,如果你多給它粮草,它就会变得更好一些。'

"'苏格拉底,你是开玩笑呵,'他笑着說,'可是让我告訴你:如果在下好种子以后,当土地从天空里吸收到很多养料、叶子剛长出来的时候,你就把它再犁进地里去,那末,它就成为土地的食粮,和肥料一样能够增加土地的力量。反之,如果你让种子继續生长,直到它結了穗,那末,坏地終归是很难生产很多谷物的。你也知道,不好的母猪很难养出大群好的小猪。'

"'伊斯霍瑪霍斯,你是說土地越坏,就应該越少下种子嗎?'

"'当然是的,苏格拉底;而且你也同意这个意見,因为你說你的一成不变的习慣,就是让身体不好的人所負担的东西分量輕一

些。’

“‘但是，伊斯霍瑪霍斯，你为什么派人到田里去耨地除草呢？’

“‘我想你总知道冬季的雨量很大吧？’

“‘当然。’

“‘那末，让我們想一想：有些麦子吸飽了水，上面蓋滿了泥，有些让水冲得露出根来。而且，由于下雨的緣故，麦子中間长出杂草来妨害麦子的成长，这也是常有的事。’

“‘这些事情都是很容易发生的。’

“‘那末，在这种情况下，你覚得那些麦子要不要馬上挽救呢？’

“‘当然需要挽救。’

“‘对于那些埋在泥里的麦子，你以为应該怎样办呢？’

“‘应該除去那些泥土。’

“‘那些露出根来的麦子呢？’

“‘应該用土把根埋起来。’

“‘如果长出杂草，妨害麦子的成长，并且象那懶蜂劫夺蜜蜂辛勤劳苦所貯积起来的食粮一样，劫夺麦子的食粮，那該怎样办呢？’

“‘当然必須除去杂草，就象必須从蜂房里除去懶蜂一样。’

“‘那末，你說我們应不应該派人去耨地除草呢？’

“‘当然应該；可是，伊斯霍瑪霍斯，我正在考虑你提出一个适当的比喻的好处。因为你提到懶蜂，使我更憤恨杂草，如果你只談杂草，那就沒有这样的效果了。’”

十八

“‘然而，’我继續說，‘我想这以后就該收割了。請你也尽可能

告訴我一些关于这一方面的知識。'

"'可以——除非是我发現我所知道的关于这一問題的知識，你也都知道了。你不是知道麦子得割下嗎？'

"'这我当然知道。'

"'当你割麦子的时候，你是背風站着呢，还是迎風站着呢？'

"'不能迎風站着；因为我认为在割麦时如果让風把麦秆和麦穗迎面吹来，那对于眼睛和手是都有害处的。'

"'你是靠近麦穗来割呢，还是靠近地面来割呢？'

"'如果麦秆很短，我就尽量靠下割，好使麦稭能更有用些；如果麦秆很长，我认为就应該从中間割，好使打麦人和簸麦人不必在他們所不要的东西上花費不必要的劳动。我覚得燒掉割剩的殘秆可以肥田，也可以把它們扔到肥料堆上来增大肥料堆的体积。'

"'苏格拉底，你可注意到，我所知道的关于收割的事情，你也确实完全都知道？'

"'似乎是这样；可是我还想知道我是不是也懂得怎样打麦子。'

"'那末，你一定知道，打麦子要用牲口？'

"'这我当然知道；而且牲口这个詞儿包括牛、騾子和馬。'

"'你是否认为这些牲口被赶着走的时候，只知道怎样踩踏麦子呢？'

"'那可不，牲口还能懂得什么？'

"'苏格拉底，那末由誰来照管牲口使它們井井有条地踩麦子，并且使打麦工作能做到匀称均衡呢？'

"'当然是打麦子的人。他們不断翻弄还沒受到踩踏的麦子，把它扔到牲口的脚底下，这样他們当然就会使麦子匀称地鋪在場地上，而且也能节省工作的时間。'

"'这样說，你所知道的事情，完全和我所知道的一样了。'

"'伊斯霍瑪霍斯，我們的下一步工作不是要簸掉麦皮嗎？'

"'是的，苏格拉底；請問你，你知道如果站在上風的一边开始簸麦子，麦皮就会剛好飞过場地嗎？'

"'那一定是这样。'

"'那末，有些麦皮不是要落到麦粒上嗎？'

"'是的，要簸掉的麦皮必須經过很长一段路，跨过麦粒才能到場里的空地那里。'

"'可是如果你逆風开始簸麦，那怎么样？'

"'那麦皮当然可以馬上落到适当的地点了。'

"'当你把一半場地上的麦子弄干凈以后，你是馬上接着簸其余的麦皮，让麦粒就呆在它原来的地方，还是先把已經弄干凈的麦粒扫到一边[①]让它們只占极小的地方呢？'

"'当然我要先把已經弄干凈的麦粒扫在一起，这样麦皮就可以落在空地上，而我也可以不必对于同一麦皮簸第二次了。'

"'好啦，苏格拉底，你似乎很能够教給别人簸麦子的最快的方法了。'

"'我眞不知道我懂得这些事情；所以有时候我想：我是不是也懂得怎样炼金、吹笛子和画画。因为从来沒有人教給我怎样炼金、吹笛子和画画，和沒有人教給我种地一样；但是也正象我看过别人种地一样，我也看过别人炼金、吹笛子和画画。'

"'我剛才不是告訴过你，种地是最高尙的技艺，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是最容易学的嗎？'

"'够啦，伊斯霍瑪霍斯；我明白啦。似乎是，我懂得怎样播种，

① 我确信原文 πόλος 一字在这里的眞正意义，尙未为人所了解。

可是我自己却不知道我懂得它。'"

十九

"'然而,栽种果树不也是农业里的一个部門嗎?'我继續說。

"'当然是的,'伊斯霍瑪霍斯回答說。

"'那末,我怎样会知道所有种地的事情,而完全不懂得种树的事情呢?'

"'什么,你不会种树嗎?'

"'我那里会种树? 我既不知道什么样的土地种树好,也不知道应該挖多么深、多么闊的坑;既不知道应該种多少棵树,也不知道应該怎样把它栽在土里才能使它长得好。'

"'那末,学一学你还不懂得的事情吧。我相信你看过别人为种树而挖的坑。'

"'是的,常常看到。'

"'你看見过比三尺还深的坑嗎?'

"'沒有,当然沒有——連两尺半以上的都沒有。'

"'好啦,你看見过比三尺还寬的坑嗎?'

"'当然沒有,連两尺以上的都沒有。'

"'那末,我再問你这个問題: 你看見过不到一尺深的坑嗎?'

"'当然至少都得有一尺半深。因为如果树栽得太淺,一遇到風吹草动,它就会从地里跑出来。'

"'苏格拉底,那末你很明白这点:坑深决不超过二尺半,也决不少于一尺半。'

"'这是十分明显,一眼就看得出来的事情。'

"'还有,你能用你的眼睛区分干地和濕地嗎?'

"'噢,我以为力卡貝塔斯附近的土地和与它相类的土地,可以

当作干地的标本；而发雷瑞姆的低地和与它相类的土地，可以当作湿地的标本。’

“‘那末你要給树秧挖坑时，对于哪一种土地要挖得深一些，是干地呢，还是湿地呢？’

“‘当然是干地；因为如果在湿地上挖深坑，你就会碰到水，而水会使你不能种树。’

“‘我认为你說得很对。現在假設已經挖好坑，你曾注意过树秧应該怎样[①]种到各种土地里面嗎？’

“‘哦，注意过。’

“‘那末，假定你希望它們长得尽量快，你想，如果你在树秧下面放上一些已經翻刨过的土，那末，树秧是松軟的土地里扎根成长得快呢，还是在未經翻刨的土地里扎根快呢？’

“‘很明显，它們在已經翻刨过的土地生根，要比在未經翻刨过的土地里更快些。’

“‘那末树秧下面一定要墊些土啦？’

“‘当然要墊些土。’

“‘如果你把整棵树秧栽得笔直，指向着天，你以为它会很好地生根嗎？还是应該把树秧的一部分斜埋在鋪在它下面的松軟的土里，使它象一个顛倒的“γ”字母一样呢？’

“‘我当然要把树秧的一部分斜埋在土里；因为这样地底下可以有更多的发芽的地方。我看到地上面的树秧都从发芽的地方出芽，所以我覚得埋在土里的发芽的地方也是一样；如果土里面生出許多芽，我认为树秧就会长得又結实又快。’

“‘現在很清楚，在这几点上，你和我的意見也是一致的。可是

① 此处原文定有錯誤。原稿上是 ὁπηνίκα（正在……的时候） 但与此地所談的問題毫无关系。想有脫漏。

你是只把土堆在树秧的周圍呢，还是要把土弄坚实了呢？'

"'我当然要把土弄坚实了；因为如果土不坚实，我相信一下雨松土就会变成泥，使树秧有由于水份过多而腐坏的危險，要不然太阳也会把土晒得从头干到底，使树秧因根部过热而枯萎。'

"'那末，苏格拉底，关于栽种葡萄树[1]的方法，你的看法也和我是完全一致的。'

"'这种栽种方法也能应用到无花果上嗎？'

"'可以，我认为可以应用到一切其他果树上；因为在葡萄树上获得良好結果的一些方法，为什么在栽种别的果树的时候弃而不用呢？'

"'但是对于橄欖树——我們应該怎样栽种它，伊斯霍瑪霍斯？'

"'你知道得很清楚，只不过又想誘使我說話罢了。因为我相信你一定知道栽橄欖树的坑要挖得深一些（人們經常在馬路旁边做这种事）；你也知道所有的生长出来的嫩枝都有附着在它們上面的殘干；你也知道所有的树秧的头上都包着一层胶泥，而且在地面上的那部分的树秧还要用东西纏起来。'

"'是的，这些我都知道。'

"'你是知道！那么这里面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事情呢？苏格拉底，你是不懂得怎样把破瓦片放到胶泥頂上嗎？'

"'伊斯霍瑪霍斯，你所說的事情，当然沒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但是，这又使我想，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对于你剛才提出的問題回答一个"不"字，那时你只是簡单地問我：我懂不懂种树？因为我觉得关于种树的正当方法，我沒有什么可說的。可是由于你向我提

① 这里突然提葡萄树，也使人怀疑原文中有脫漏之处。

出了詳細的問題，我的回答——据你告訴我——就和你这样出名能干的农人的看法完全一致了！伊斯霍瑪霍斯，提問題也能是一种教授的方法嗎？事实是，我剛才已經发現你的一系列問題的用意啦！你沿着我所熟悉的知識之路引导我，指出来的事情好象都是我知道的东西，并且使我相信我确实懂得我以前自以为不懂得的事情。'

"'可是假如我問你关于貨币的問題，'伊斯霍瑪霍斯說：'我能使你相信你懂得怎样鉴别貨币，把眞錢和假錢区别开来嗎？如果我問你关于吹笛人的事情，我能使你相信你会吹笛子嗎？如果問你关于画家和其他艺术家的事情——'

"'你能够，因为你已經使我相信我懂得农业，虽然我知道从来也沒有人教过我这种技艺。'

"'不，不是这样，苏格拉底。剛才我已經和你說过，农业是一种非常高雅可爱的技艺，你只須看看它，听听它，它就使你了解它。它本身能教給你最好的处理它的方法。例如，葡萄蔓自己爬到最邻近的树木上，这就告訴你它需要支架。在葡萄珠还很嫩的时候，葡萄叶子鋪遮在它們上面，这就告訴你在这期間里，要把那叶子遮不着的地方遮蔽起来，使其不受日晒。但是到了葡萄需要日光来使其甜美的时候，它的叶子就脫落下来，这告訴你要去掉那遮擋阳光的东西，好使葡萄成熟。而且由于它丰饒多产，它既有很多已經成熟、甜美多汁的果实，同时也有还很酸的果实，这就告訴你說：采摘葡萄要象人們采摘无花果一样——随时选擇摘取那已經熟透了的。'"

二十

"这时我問道，'伊斯霍瑪霍斯，农业旣然这么容易学，而且所

有的人都知道必須做什么，那末，为什么人們的命运不一样呢？为什么有些农人衣食丰足，綽有余裕，而另一些农人則不能維持最低生活，甚至負債呢？'

"'噢，我告訴你，苏格拉底。农人懂得种地或不懂得种地，并不是这一些人富足而那一些人穷困的原因。你决不会听到这样的話：傾家敗产是由于播种人播种得不均匀；或者是由于他栽种得行列不整齐；或者是由于有人不懂得应該在什么地方种葡萄，把葡萄栽种在貧瘠的土地；或者是由于有人不知道应該准备播种的休耕地；或者是由于有人不知道应該給土地上肥料。你倒很可能听到人們这样說：某人从田地里不能得到麦子，是因为他怕麻煩，不肯去种地上肥；或者，某人得不到酒，是因为他怕麻煩，不肯栽种葡萄，也不肯用旧存粮造酒；或者，某人沒有橄欖树和无花果，是因为他沒有做任何栽种橄欖树和无花果的工作。苏格拉底，那些被认为在农业上有聰明創見的农人，在命运上并不能不同于別人；造成这种不同情况的，乃是上面所說的那些事情。对于軍事領袖来說，这也是适用的：有人对某些門軍事学掌握得比別人更好些，或者更差些，这并不是由于他在才智上有什么不同，而无疑是由于小心謹愼的程度不同的关系。因为所有軍事領袖及大多数士兵都懂得的事情，有些指揮官就做，而另一些指揮官就不做。例如，他們都知道，在敌国境內行軍时，应該列成万一有事时最适宜于作战的队形。尽管都知道这一規則，可是有人遵守它，也有人不遵守它。他們都知道野营前面昼夜都应該派放哨兵，但是这一項任务也是有些人重視它，有一些人不重視它。而且，哪里有不懂得狹路行軍最好是先占据一些有利地点的人？可是这一預防措施也是为一些人所认眞采用，而为另一些人所忽視。同样，每个人都会說肥料是农业中最好的东西，而且他們的眼睛告訴他們自然界就生产肥料。所

有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肥料是怎样产生出来的，都知道肥料很容易获得，要多少有多少；可是，有的人很注意收集肥料，而另一些人却完全不重视它。然而，上天会降雨，使所有的凹地变成水塘；土地会生长各种各样的草，播种人在播种以前必須除去地面上的这些草；而且他所清除的廢物也只能扔到水里，时間本身就产生出土地所喜欢的东西了。因为各种草、各种髒东西泡在不流动的水里，都会变成肥料。

"'而且，当土地太湿不适宜于播种，或盐分太大不适宜于栽种的时候，处治这种土地的各种方法——怎样开沟放水，怎样掺合无盐的物质（液体的或干的）来中和盐性——都是大家所熟知的。然而这些事情也不总是为人所注意。假定一个人完全不知道一块土地能够生产什么，看不見这块土地上的庄稼或树木，也听不見别人說这块土地的眞实情况，可是，对于任何人来說，要試驗一块土地的好坏，不是比檢查一匹馬或是檢查一个人容易得多嗎？因为土地从来不耍花招儿，它总是坦率眞实地告訴人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我认为正因为土地沒有不让我們知道和了解的事情，所以它是最可靠的測驗好人和坏人的标准。因为这不象其他技艺，懶人是不能拿不懂得作借口的：大家都知道，只要好好照料土地就可以得到良好的結果。对于不忠实的人，农业乃是很精明的譴責者。因为任何人都不会相信人沒有面包可以生活；所以，如果一个人不願意种地，又不懂其他可以賺錢的手艺，他显然就是想靠偷、抢或要飯生活——要不然他就是一个十足的大傻瓜。

"'种地，'他补充說，'可能生利，也可能亏蝕；即使在使用很多劳工的时候，农場主注意或不注意让这些劳工在工作时間里好好工作，对于結果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十个人当中有一人全部时間都好好工作，就很可能有不同的結果，另一个人不到时間就停

止工作也会产生不同的結果；而且，当然，如果让人們整天都懈懈怠怠的，那么，少做的工作很容易就等于全部工作的一半了。正象两个在路上的旅客，他們同样年轻，同样健壮，可是由于一个人始終象他剛出发时一样，一直往前走，而另一个人却安閑自在，一会儿在泉水旁边或树蔭下面歇下来，一会儿賞玩風景，一会儿享受和暖的微風，他們的速度就会大不相同，前者走二百里，而后者只走一百里；在农业工作中也是如此，在认眞做他們所承担的工作的人，和不好好做他們的工作而揑造各种不工作的理由并被允許懈懈怠怠的人們之間，在效率上是有很大距离的。实际上，好好工作与不誠实的偷懶之間的差别，和眞正工作与眞正懶惰之間的差别是一样的。假如給种葡萄的土地清除杂草：如果除草工作做得很不好，杂草反而长得更多更茂盛，那你除了說它是懶惰以外还能說它是什么呢？

"'所以，这类坏事对于財产的損害要比单純的缺乏知識严重得多。因为在財产方面的开支絲毫沒有減少，而所做的工作却不足以在这种开支上得到利潤；所以如果預期中的盈余变成亏損，那是无足为奇的。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小心謹愼、热心經营农业的人来說，沒有比种地更能生利的事情了。我父亲教給我这句話，并且用他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証实它。他从来不让我买已經耕种得很好的土地，而强迫我买由于原主懈怠或无能而未耕耘、未栽种过的土地。他总是說："耕种得很好的土地代价大，而且不能再改进了。"他认为如果沒有改进的余地，那么，从土地上就得不到很大的快乐，因为地产和牲畜都必須继續不断地一天比一天好以使人得到最大的滿足。最大的改进无过于使一片荒野变成肥沃的田地了。我向你保証，苏格拉底，我們常常給一块土地增加上百倍的价值。这种办法里面有很多錢呢，苏格拉底，而且非常容易学，我剛一告

訴你，你就会和我一样地懂得它，如果你願意，还可以回家去教給别人。而且，我父亲得到这一知識幷不是听来的，也不是經过深思熟慮才发現的；但是他常常說：由于他喜爱农业和努力工作，他很希望得到这样的土地，好让他能够有事可做，把賺錢和娛乐两件事結合在一起。我向你保証，苏格拉底，我相信任何雅典人都不会象我父亲那样对于农业有如此强烈的自然的爱情。'

"听了这句話，我問道，'伊斯霍瑪霍斯，你父亲是把他所开辟出来的土地全部保留着呢，还是在能够得到好价錢的时候把它們卖出去呢？'

"'当然是卖出去，'伊斯霍瑪霍斯回答說，'但是，你要知道，由于他那勤勉的习慣，他总是立刻就另买一块荒蕪的土地。'

"'伊斯霍瑪霍斯，照你这样說，你父亲眞是象商人喜爱粮谷那样热情地喜爱农业啦。商人非常喜爱粮谷，一听到什么地方有丰收的消息，就会航海去寻找它；他們将渡过爱琴海、黑海、西西里海；当他們得到尽可能多的东西以后，就带着这些东西飄洋过海，实际上他們把这些东西就装載在他們自己乘坐的船只里。当他們需要錢的时候，他們幷不是无目的地随意在什么地方拋售他們的粮谷，而是把它运到他們听說粮谷最值錢、人民对于它評价最高的地方去，在那里把它卖給这些人。对啦，你父亲的喜爱农业好象和这是一样的。'

"'苏格拉底，你在开玩笑，'伊斯霍瑪霍斯答辯道，'可是我认为一个人如果在他的房子剛剛盖好以后就卖掉，然后再建筑新房，这不能說他不是眞心喜爱建筑。'

"'当然；伊斯霍瑪霍斯，我发誓說我相信你的話，所有的人天然都喜爱他們认为能够給他們带来好处的东西。'"

二十一

"'可是我正在思量你在提出証明你的看法的全部論証时所使用的技巧，伊斯霍瑪霍斯。因为你說农业在一切技艺中是最容易学的，听了你所說的話以后 我也相信它确是这样了。'

"'当然是这样，'伊斯霍瑪霍斯喊道；'但是，苏格拉底，說到指揮的才能，不錯，它对于各种事业——农业、政治、財产管理、战爭——来說，都是共同的；可是在这方面，不同的人所表現的才智却又很不相同。例如在一只战舰上，当它航行在大海中，水手必須終日辛勤劳动才能到达港口的时候，有的水手长能够用合情合理的言行来鼓励士气，使他們努力工作，有的水手长則非常愚蠢，以致要費一倍以上的时間才能完成同一航程。在这边，他們上岸的时候渾身是汗，可是水手长和水手們你祝賀我，我祝賀你。在那边，他們到达港口时身上干干的，可是大家恨水手长，水手长也恨大家。軍事領袖在这方面也是各不相同。因为有的軍官使他們的士兵不願意工作，不願意冒險，除非在强迫之下，也不願意服从命令，实际上以反抗長官自豪。唉，他們甚至使他們的士兵在发生不名譽的事情的时候不覚得可耻。可是如果让有天才的、勇敢的、有学問的軍官来率領这同一軍队，或任何軍队，那就完全不同了。他对他們有什么影响呢？他們以做不名譽的事情为耻辱，认为最好是服从命令，而且把服从命令当作是值得自豪的事情。每一个人以及全体在需要工作的时候，都高高兴兴地从事工作。正象热爱工作的心情可能在一个普通士兵的心中到处滋长一样，整个軍队在一个好領导的影响下，也受到事业心和进取心的鼓舞，在指揮官的眼底下立功揚名。这就是士兵对于他們的指揮官的感情；我告訴你，他是强有力的領袖，他不是最强壮的士兵，不是最好的弓箭手和标

枪手,不是騎着最好的馬、最先去冲鋒陷陣的人,不是理想的騎士或盾手,但是他能够使他的士兵覚得他們有責任跟随他去赴湯蹈火。你可以合理地把他叫做有高尙志气的人,他有很多有同样志气的追随者;也有理由可以說他是"带着一支强有力的軍队"行軍,他的意志是很多軍队都准备为之服务的;他也确实很偉大,他能够凭他的意志而不凭他的力气做出偉大的事业来。

"'在私人事业中也是如此,有权的人——管家或經理——如果能够使工人敏捷、勤勉、坚忍不拔,他就是能够使业务兴旺、利潤增多的人。但是,苏格拉底,如果主人——具有懲罰不良工人和奖励努力的工人的絕对权力的人——来到田地里的时候,对于工作人手不能有显著的影响,那末,連我都不会羨慕他。可是,如果他們一看見他就振作起来,每个人心中都激起坚决的意志和爭强賭胜的精神,那末,我就要說:这个人身上有一点儿国王般的味道了。在我看来,在一切需要有人的劳动的工作里,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在农业中也是如此。請你注意,我可沒有說这种事情是看一看或听一听就能学会的。正相反,誰要想学得这种本領,他必須受教育,必須有很好的天賦,尤其重要的是,他必須是一个天才。因为我认为这种才能决不是人为的,而是神授的——这种贏得人們甘心服从的本領,它显然是神对于小心謹愼的眞正信徒的一种賜予。至于用专制手段来統治不甘心服从的屬下的办法,我覚得,那是神給予他們认为应該过坦塔勒斯① 的生活的那些人的,据說坦塔勒斯永远在地獄里过日子,担心着永久的死亡。'"

① 希腊神話中宙斯之子,因泄漏父亲的秘密,被罰立湖中,渴而欲飲,則水忽退,飢而欲摘取其头上的果实,則果实升高,备受痛苦。——譯者注

雅典的收入

增加雅典国家收入的方法

一 关于亚狄加[①] 的土壤和增加其收入的可能性

我总是认为：无論統治者具有什么特性，他們所領导的政府也会具有与之相似的特性。但是，有些統治雅典的人一向被认为象别人一样懂得公正是什么，可是他們却說：因为平民貧困，他們不得不对同盟的城市做一些不大公正的事情。因此，我曾努力考查，公民是不是可以借助于他們的本国資源来維持生活，因为这样維持生活才是最公正的。我想如果眞能如此，則旣可以改善他們的穷困状况，也可以消除他們在其他希腊人之間所惹起的猜忌了。

当我仔細思考我的观察所得时，我就覚得这个国家得天独厚，具有大量收入的来源。为了使人了解我所說的話是眞实的，我願意先对亚狄加的自然資源加以說明。

土地产品証明亚狄加一年四季都是极为溫暖的；因为在許多国家內甚至不能成长的东西，在亚狄加都能成熟結果。而且，和土地是最肥沃的一样，环繞陆地的海洋也是同样丰饒的；神在各季所賜与的各种果品，在这个国家內結实最早，而凋謝最迟。土地不仅就每年成长和凋謝的东西来說是上等的，而且还具有經久的利益；因为它供应充裕的石料；这些石料可以用来建筑最宏偉的庙宇、最华丽的祭坛，以及彫刻最优美的神象；而且这些石料也是很多希腊

---

① 亚狄加，古代中部希腊的一国，其主要城市为雅典。——譯者注

人和很多蛮族[1]都希望享有的。誠然，有一部分土地虽然播种仍不能結实，但如深入挖掘，它們却比生产五谷能养活更多的人，因为在地面下——无疑是出于神賜——藏有白銀；虽然有許多国家，从陆路或海路来說，都处在邻近，可是即使是最細小的銀矿脉也沒有延伸到其中任何一个国家。一个人会很合理地想到雅典位置在中央，不但在希腊的中央，而且在整个有人住的世界的中央；因为人們离雅典越远，他們就覚得越冷或越热；而且任何旅行者想从希腊的一端到另一端去，都必須或由水路或由陆路經过雅典，作为他們环行的中心点。虽然雅典不为水所圍繞，但它正如一个島屿一样，借助于各种風向吸引来它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也輸送出它願意出口的东西，因为它两面临海。由于它接連大陆，它也通过陆路輸入种类繁多的商品。并且，对于許多国家来說，住在它們边境的蛮族經常使它們感到煩恼；但与雅典人为邻的各国本身却离开蛮族很远。

二 关于吸引更多外国人侨居雅典的可能性

正如我所說，我以为土地本身就是产生这些利益的原因；如果在这种自然惠賜上再加上，第一，对侨居雅典的外国人的利益予以照顾（因为我以为这种收入来源是最好的收入来源之一；因为外国人一方面維持他們自己的生活，一方面也給他們所寄居的国家提供很大的利益；他們不向公家領取津貼，却繳納外国人应該担負的捐税），那么，这种照顾在我看来可能是最有利益的；特別是如果我們同时豁免他們那些对于国家沒有裨益，而对于他們則显得——是一种不光荣的标帜的負担；如果我們同样豁除他們作为重步兵

---

① 按希腊人和罗馬人对于异族人統称为蛮族，就是对于文明的异族也是如此。——譯者注

和我国公民一道去参加作战的义务，那就更好，因为这些事情所引起的危險是大的，而且对他們說来，弃业离家也是很大的苦恼。如果只是本国公民在战場上并肩作战，而不象現在那样混杂有里底亚人、叙利亚人、弗利治亚人和其他各国家来的蛮族，[①]那么，国家也将得到更大的好处。除了伴随豁免外国人参加軍队而来的好处以外，让人看到雅典人在战場上只信賴自己而不信賴外国人，这也是国家的一种荣誉。其次，当我們使外国人分享适宜于他們分享的其他特权时，照我的意見，如果我們让他們也参加騎兵队，我們就能使他們对我們抱有好感，从而增加我們国家的力量，使我們国家更为强大。此外，由于城里有許多可供建筑的土地还沒有房屋，我以为如果国家允許把这些土地給予那些願意在上面建筑房屋、而且——当他們申請使用土地时——看来是值得給予的人，那么，很多可尊敬的人就会願意在雅典得到安身之所。如果我們象对于孤儿設有保护制度一样，再制定一种保护外国人的制度，并对那些能够带进最多外国人的人們予以某些奖誉，那么这种办法就能使外国人更甘願处在我們統治之下，而且那些在别的城市中沒有住所的人，也会渴望在雅典找到安身之所；这样就会增加雅典的公共收入。

三　关于授予商人特权，以及增加貿易可能得到的利益

为了証明雅典是一个最好的和最能生利的貿易地点，我願詳陈下列細节。首先，雅典拥有各种船只的最优良和最安全的港口，航海者如遇風暴可以在此停泊和休息。其次，在大多数其他城市中，国外商人們必須以其某种商品交换另一种商品，因为居民所使

① 里底亚和弗利治亚都是小亚細亚的古国。——譯者注

用的貨币不能越出国境以外；而雅典一方面拥有外国人所需要的大量出口貨物，另一方面，如果商人不願意物物交易，他們还可以运走我們的白銀，作为最好的貨載；因为他們无論在什么地方卖掉这些銀子，他們所得总比它們原来所値为多。

然而，如果我們对于商事法院的法官給予奖賞，奖励那些能最公正和最迅速裁决爭端的法官，从而使願意出航的人不致受阻，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更願意同我們貿易。如果在公共庆祝典礼上把那些开来船只并带来大批値錢商品因而有利于国家的商人和船主尊为上宾，并时常邀請他們参加宴会，那也会增加我們的利益和声望，因为他們受到如此敬意的款待，就会很快地象到朋友那里去一样再回到我們这里来，不仅是为了賺錢，而且是为了受到尊敬。寄居在我国和来我国訪問的人越多，显然就会有越多的商品进口、出口和出售，并且也会使我們获得更多的利潤和貢賦。为使这些收入的增加能够实現，我們只須采用寬厚的法令和謹愼的监督，不必另付任何其他代价。

为了获得其他似乎可以到手的收入，我认为需要設立一种基金。当我回忆到在賴西斯特拉图斯的指揮下以及在希吉西劳斯的指揮下援助阿卡狄亚人的时期里全国捐輸了多少时，我依旧未絕望于公民会欣然为此而捐献。我也知道战艦出征，耗費甚大；当远征結果是好是坏无把握时，这些战艦就已經造成，然而十分肯定的是，捐献者从不打算收回所出的錢，甚至也不打算收回一部分。但是，現在公民能够获得的收入，再也沒有比从他們所捐献的这种基金所获得的收入更可靠的了；因为那些捐献十麦納[1]的人，将得到本金的五分之一，作为从船队上得到的利息，因为他每天可以收到

[1] 古希腊的貨币单位，約値英币四鎊。——譯者注

三个奥波尔；①那些捐献五麦納的人，将有比三分之一还多的收入。大部分雅典人无疑每年所得将比他們捐献的还多；因为那些捐献一麦納的人将有几乎两麦納的收入，而且这种收入还是在城市中支付的；它也似乎是在世間財产中最安全和最經久的收入。在我看来，如果再将捐助我国的人的名字記載下来，傳于后代，那么很多外国人以及某些城市都会对我們有所捐輸，借使名傳青史。我还认为一些国王、其他諸侯以及州长們都将願意分享这种令人滿意的謝礼。

当基金建立以后，在目前各港口原有宿舍之外，再建筑一些宿舍安頓海員，对于国家是光荣的，也是有利的；在便利卖买的場所为商人建造房屋，并为来到雅典的各种人物建造一些公共招待所，也是适当的。此外，如果在培雷埃斯和城里为零售商人建造一些房屋和店鋪，那它們不但对雅典是一种裝飾品，而且也可以由此获得大量的收入。我还认为应該去試一試，国家是不是可以象拥有公共战舰一样，也拥有运輸商貨的公共船只，并且象出租公共所有的其他东西一样，只要有人提出保証，就把它們出租。如果此事可行，那么从这个泉源也可以获得大量的收入。

四　关于亚狄加銀矿的范圍·如何使这些銀矿对国家有利·对所提計划可能产生的反对意見的答辯

如果我們的銀矿也能得到它們应該得到的适当管理，那么我认为我們除了其他收入以外，还可以从銀矿上得到很大的利益。对于不明了这些銀矿的价值的人們，我願加以說明，因为当你們知道后，你們就能够更好地作出整頓这些銀矿的計划了。銀矿在远

① 古希腊的小銀币，約值英币一便士半。——譯者注

古时代已被采掘，这是众所熟知的事实；因为的确沒有人試图指出銀矿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虽然很久以前就已經挖掘和开采含有白銀的土地，但試想一想已被掘出的土堆比諸仍处在自然状态、下面含有白銀的丘陵是何等小的一部分吧。可供开采白銀的場所也一点也沒有显得減少，反而不断在扩大中；当矿山中有极多数的人在工作的时候，从来沒有人缺乏职业，而已雇用的人手却总是不能滿足工作的需要。而且，目前在矿中拥有奴隶的人，誰也沒有減少这些奴隶的人数，事实上反而尽可能不断增加他們的数目；因为如果只有少数人从事于采掘和勘測时，所获宝藏必少，但如使用人数增多时，就可以发現更多的銀矿；所以在我所熟悉的各行各业中，只有銀矿业，其中沒有人嫉視别人扩張其經营范圍。一切拥有农田的人都能够說出他們的土地需要多少对牡牛和多少人手。如果送到田里的牛和人手多于需要，他們就会认为是一种損失。但开采銀矿的人却总說他們經常缺少工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結果，不同于黃銅业中人数过多所产生的結果，当黃銅器皿的价格必然变得低廉时，工人就破产了；同样，也不同于鉄匠过多时所产生的結果；也不同于五谷和酒类过剩时所产生的結果，当土地产品价格低廉时，农业就无利可图，許多农民就会放弃耕耘而从事商业、旅店业或借貸业；然而，談到銀矿，发現的銀矿愈多，采掘的白銀也愈多，从事开采銀矿的人数也就愈多了。当人們拥有足够的供住宅使用的家具时，他們不十分想添置更多的家具；可是誰也不会有多到不希望再多的白銀；如果他們拥有的白銀太多，他們就把它儲藏起来，他們喜欢儲藏白銀不亚于他們喜欢使用白銀。而且，当社会繁荣时，白銀的用途是很大的；因为男人准备购买优良的武器、駿馬、豪华的宅第和家具，而女人也急于购置貴重的服装和金飾。另一方面，如社会处于灾难的境地时——不論是

由于歉收或受战争的影响——人們对于白銀的需要更为迫切，因为土地閑置未耕，就更需要白銀来购买粮食和支付外来援軍的費用。

如果有人說，黃金在这些用途上并不比白銀差，我并不爭辯这种說法的眞实性；但我同时覚得如果黃金数量过多时，便不大値錢，而使銀价騰貴。我所以这样說，是为了要使我們有信心地派送尽可能多的工人到銀矿里去，并且应該有信心地继續經营我們的銀矿，要完全相信銀矿不致失敗，而且白銀也不致变得不値錢。然而，我覚得，似乎国家知道这种情况远比我为早，因为它允許任何願意到矿里工作的外国人在矿里工作，只要他們同公民一样繳納稅款。

如果我不能从公民的生計方面把这些問題說得更为清楚，我将說明銀矿应如何管理方可对国家最为有利。然而，对于我所要說的一些話，我并不希望博得贊美，好象我发現了难以发現的問題；因为我所要說明的一部分事实，都是目前摆在我們面前的，而我們所听到的过去的情况也都有完全相同的性质。但是我們不能不感到詫异：国家虽然知道很多市民借国家的資源而致富，可是它仍未仿效他們的办法；因为我們——至少是注意这种事情的人——确实很早就听到：尼塞拉图斯的儿子尼西阿斯保有在銀矿中使用的奴隶一千人，出租給色雷斯地方的索西阿斯，条件是每人每日收取租費一奥波尔（不扣除一切費用）；而且尼西阿斯从不减少出賃奴隶的数目。希波尼可斯也以同样的收費率出租奴隶六百名，这使他每天能够得到一个麦納的净收入；菲列摩尼出租三百名奴隶，每天得到半麦納的收入；而且我以为还有一些別人各按其資力拥有一定数目的奴隶。但当目前在矿山里有很多奴隶可以出租的时候，我又何必詳論往事呢？如果我的提議能够实現，那么，这个办法

中唯一新的东西就是：象私人因拥有奴隶而获得經常收入一样，国家也应該拥有公共奴隶，其数目应該三倍于雅典公民。

我所提議是否可行，让那决定取舍的人就我的每一个論点考虑以后再加以論断。談到购买奴隶所需的費用，国家获取这种費用显然是比私人更方便的。元老院不难頒布一項公告，規定只要人們願意就可以把奴隶带到市場，然后由国家把送来的奴隶全部买下来。国家购入这些奴隶以后，如果出租的条件和私人出租的条件一样，人們为什么不能象从私人那里租用奴隶一样，从国家那里租用奴隶呢？至少他們也从国家那里租用供神用的土地、庙宇和房屋，并且也承包国家的捐税。国家可以安全地保持为公众购进的奴隶，因为国家可以向租用奴隶的人們索取保証，正如向包税的人索取保証一样；的确，承包捐税的人比向国家租用奴隶的人更易欺骗国家，因为在国家的貨币和私人的貨币完全一样的情况下，誰能分辨出哪些貨币是被盜窃的公款呢？但如果給国有奴隶身上烙上官印，对于出卖和輸出这种奴隶的人科以刑罰，那么，誰敢去偷窃奴隶呢？所以，这样看来，国家获得并保持奴隶是可能的。

如果有人怀疑，当国家已經获得很多奴隶之后，会不会也有很多人去租用他們，那么，請他鼓起勇气来好好想一想：許多已經拥有奴隶的人仍会租用屬于公共的奴隶（因为需要使用奴隶的工作是很多的）；况且，在工作中的很多奴隶已日趋衰老，同时又有很多雅典人和外国人，他們不能也不願意从事体力的劳动，而願意愉快地以精神劳动来管理企业，謀求生計。如果国家首先购入一千二百名奴隶，那么，在五年或六年的时間內，依靠从这些奴隶身上所得到的收入，会使奴隶的数目增加到不少于六千人；如果这六千名奴隶每人每天带来一个奥波尔的淨收入，那么每年可收入六十

塔兰[①]。如果在这六十塔兰中，用二十塔兰去購买更多的奴隶，国家可随意将其余四十塔兰用于任何被认为正当的用途。当奴隶达到一万人的时候，国家每年就可以从他們身上收到一百塔兰。

如果有人还記得在德西列亚战争以前，由奴隶身上所得到的收入曾达到如何的高度，就会同意我对于国家将得到比上述更大得多的收益的想法。我可以对此推断提出另一証据，就是：虽然有无数工人不断地被使用在矿內工作，但他們目前的情况与我們祖先所記得的他們的过去情况幷无差别。的确，現在在矿內所作的事情表明：奴隶人数永远不会多于工作的需要，因为被用来掘矿的人覚得他們挖掘的深度和广度是无止境的。开凿新矿在目前肯定地和从前一样是确实可行的；任何人也不能根据某种知識来断言，业已开掘的銀矿要比尙未开采的銀矿蘊藏有更多的白銀。有人或許要問：旣然如此，为什么現在人們不象从前那样去开采新矿呢？这是因为从事矿业的人現在比較貧困；因为只是在最近銀矿才又重新开采；开采新矿的人要冒很大風險；发現一个可以有利运用劳动的場所固可致富，但如果找不到这种場所，他将損失所有的費用；所以目前人們决不願意去冒这种風險。

然而，我以为我能够針对这种困难提出一些意見，表明如何能在最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新的工作。在雅典居住有十个种族，如果国家撥給每族以同等数目的奴隶，让每一种族都去开采新矿，幷使他們共同担負开采的后果。这样，只要一族能够有有利的发現，就对全体都有所裨益。但如果有两个、三个、四个或者一半以上的种族都能有所发現，那末很明显，其所获将相应地更有利于全体；至于十个种族完全失敗的情况，从过去經驗来看是不可能的。私人

① 古希腊貨币。——譯者注

也可能休戚与共地組織在一起，这样就可在更安全的状况下經营新矿；你們旣不必担心这样組織起来的公共团体会損害私人冒險家，更不必担心私人冒險家会予公共团体以不便；正如战場上的同盟者，結成同盟的人数愈多，各自的实力就相应地愈为强大；在銀矿中使用人数愈多，則其所获将愈多，而带給国家的利益也愈大。

我現在已經說明我的想法：怎样安排公共事务，使全体雅典人民可以借助于我們的公共資源来維持充裕的生計。

如果有人因为作这一切工作将需要巨額的基金，以为决不会得到足够的金錢，請他們不必因为这种顾虑而沮丧吧！因为这些事情无需同时并举，也不是不同时并举就得不到利潤。无論是建筑房屋，或者是建造船舶，或者是购买奴隶，都可以馬上带来利潤。逐漸地完成这些事情，一定比同时并举更为有利；因为同时并举，比之逐漸完成，不但代价大，而且效率差。如果我們要同时得到很多奴隶，那我們就不得不在較差的条件下以較高的价格购买他們。然而，如果按照我們的能力来处理事务，我們就可以继續不断地进行已經計划好了的工作；如果发生錯誤，我們可以注意不去再犯。此外，如果馬上要百廢俱举，我們就必需同时获得各种建設所需的手段；但是，如果現在先完成一部分，另一部分从緩，那么現在所得到的收入可以有助于置办将来事业所必需的东西。

至于每个人最感担心的事情——我是指，如果国家购进过多的奴隶，矿里可能人浮于事——只要我們每年送进矿里的人数不多于工作的需要，那么这种疑虑就可消除。所以，我以为最易于实行这些計划的方法也是最好的方法。再者，如果你以为由于在目前战爭中已經有所捐献，你不可能再作进一步的捐献，那么，无論在媾和以前从租稅中收到多少錢，你可以把这笔錢用在次年的行政开支上；无論由于媾和、由于对侨民和商人的照顾、由于因更

多的人到我們这里来而增加的商品輸入和輸出、由于在港口銷售商品数量的增加而多得的税收是多少，你可以把这笔多得的款項用在能够极度增加公共收入的用途上。然而如果有人担心，万一战事发生，我們这些办法就会完全无效，那么，請他考虑一下：即使战爭爆发，战爭对于攻击我們的人将比对于我們更为可怕。因为对于战爭来說，除了人口众多以外，还有什么东西更为有利呢？因为他們可以被配置在很多公共船舰上，同时还有很多人在陆地上为国服务，只要我們好好对待他們，他們是会奋起抗敌的。

其次，我以为即使战爭爆发，我們也能够不放弃我們的銀矿；因为我們知道在阿那夫里图斯的銀矿附近，朝南的海岸上有一要塞，另外在索里克斯的銀矿附近，朝北的海岸上也有一个要塞，这两个要塞彼此相隔六十夫朗[1]。如果在这两个要塞之間的比沙山頂建立起第三个要塞，劳动者就可以退却到这些要塞中的任何一个。如果他們看到敌軍迫近，每一个人退却到安全地带的距离都是很短的。万一有人数众多的敌人到来，他們在防御工事之外发現五谷、酒类和牲畜时，当然要把它們带走；可是，即使他們占領矿坑，他們除了能拿到一堆石头以外，还能拿到什么呢？然而，敌人又如何能向銀矿进犯呢？因为最靠近銀矿的墨加拉城，离开銀矿也在五百斯推底[2]以上；除了墨加拉以外，另一个最近的城是底比斯，它离开銀矿有六百多斯推底之远。他們要向銀矿进攻，无論来自何方，必須經过雅典城；如果他們来的人少，他們可能为边界上的騎兵和守卫队所击潰；至于他們大举进犯而使自己国内空虛不設守备的情况是难以想象的，因为雅典城对于他們的城市的距离比起他們入据銀矿时离开他們自己城市的距离为近。即使他們大举进

① 长度名，每一夫朗等于一哩的八分之一。——譯者注

② 希腊长度名，每一斯推底等于一百八十五公尺。——譯者注

犯，但当他們缺乏粮食的时候，他們又如何能久駐呢？因为，如果他們結成小队覓食，那么无論对覓食的小队或对留居后方准备作战的人們来說，都冒着危險；如果总是整队出去劫掠粮食，就会被圍攻，而不可能去圍攻别人。

所以，不仅出租奴隶的收入会增加城市的財源，而且，因为多数居民会聚集在銀矿附近，就可以从那里举行的市集中、从銀矿周圍公共建筑的租金中、从熔炉和其他类似的泉源中得到大量的收入。而且，如果我們的城市得到这些好处，它的人口就会特别兴旺，而銀矿附近的土地价值对于所有者而言，也会上升到同雅典周圍土地的价值一样。如果我所建議的一切都能实行，我断言国家不仅将得到更充裕的金錢供应，而且也将变得安定和有秩序，并且对于战爭也能有更好的准备。那些被指定訓練青年的教練将会在体育館更尽心守职，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們可以得到比現在作傳炬竞走游技所长的人更多的收入；对于那些派駐在防地的人、編制在輕盾武裝部队的兵士以及遍及全国的守卫軍队，如按照他們的职責支付薪給，他們就会更好地履行他們的职責。

五　必須和平才能保持和增加收入

要从全国征集到充裕的收入，必須有和平的环境，如果这点是很明显的，那么，我們任命一些保安的官吏不是很适当的嗎？因为这种官职一旦設置，它就会使所有来訪的人覚得这个城市更为可爱，因而更常常来訪。然而，如果有人认为我国要是总是維持和平，它在全希腊的势力、名声和威信就会受到損害，我认为，这些人的疑虑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在和平环境中呆得最久的国家一定最为繁荣；而且在一切国家中，雅典是天生最适宜于在和平环境里日趋繁荣的国家。的确，如果雅典处在和平状态，什么人——特别

是那些船主和商人——会不渴望到这里来呢？那些拥有大量谷物、普通酒、甜酒、橄欖油和牲畜的人，以及凭借机巧和貸放款項謀利的人，誰不願意到这里来呢？还有那些技工、詭辯家、哲学家、詩人、以及想要学习他們的作品的人、想要参观值得看看听听的祭典或宗教仪式的人、急欲脫售和买进很多貨物的人，除了在雅典以外，还有什么地方能更好地达到他們的目的呢？如果沒有人能够否定地来回答这些問題，可是还有一些想要恢复我国霸权的人，以为战争将比和平更能实現这一目的时，那么，让他們首先仔細想一想：当波斯入侵时，究竟是由于軍事的力量，还是由于善于在希腊人之間斡旋，我們方能居于海軍同盟之首，并成为希腊的財政管理人。此外，当我們的国家由于被认为行使权力过于横暴，被夺去它的霸权以后，我們不是由于放弃了侵略政策，重又为島国人民一致拥戴为艦队的領袖嗎？底比斯人沒有因为他們所受到的利益，而让雅典人去領导他們嗎？就連斯巴达人也并非因为受到压力，而是因为我們曾經帮助过他們，就让雅典人随意决定有关最高軍事指揮方面的問題。目前虽然全希腊騷乱不安，但我以为这是使所有希腊人重又归服于我国的良机，旣无困难，也无危險，更不花費；因为我們可力图使彼此作战的各国言归于好，并且我們还可試使那些已分裂的国家再統一起来。如果你不結成軍事同盟，而用派遣使节周游全希腊的办法，来使人明了你急于要使德尔斐[1]地方的神庙恢复从前那样的自由，那么，毫无足奇，你将会发現所有希腊人都准备同意和你結成同盟，来反对那些在佛西斯人撤出德尔斐神庙后，想夺取德尔斐神庙主宰权的人[2]。其次，如果你能說明你希望和

① 以阿波罗神殿著称的希腊旧都。——譯者注

② 指馬其頓王腓力二世。——譯者注

平遍及整个大陆及海上，那么，我以为所有希腊人除了关心他們本国的安全以外，一定会为雅典的安全而祈禱。

如果还有人认为战爭比和平更能增益我們城市的財富，我以为除了考虑从前发生的事情曾对我們城市起过什么影响以外，沒有什么别的办法来更好地解决这个問題。作这样的考虑，他就将发現在和平时期里，我們城市曾积下大量金錢，而在战爭时期它們都被花光了。如果他注意这个問題，他就会明白很多种收入現在都因战爭而显得支絀，那些曾用于生产方面的金錢已花在各种紧急的用途上了。然而，現在海上已达成和平，收入正在不断增加中，所以，現在公民們可以任意使用它們了。

如果有人問我这个問題：“你是不是說，即使有任何强国沒有理由地攻击我国，我們亦必須对它維持和平？”我要說我完全沒有这种意思。我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我們能表明我們的人民沒有人妨害别人，那么我們将更有利地反击侵略者；因为如果这样的話，我們的敌人就会連一个帮手都得不到。

六　从上述計划中將得到的利益，祈求神助和神的保护

所以，如果上面所述的一切并非不可能，甚或并不困难；而且如果我提議的計划能够实現，我們就能使一般希腊人对我們更为亲善，使我們的生活更为安泰，声望益为卓越——如果能使平民获得充分的食物供应，并能减輕富人的战費負担——如果随着富庶的日增，我們就可以举行比現在更为庄严的祭典，可以修繕神庙、重建城牆和船塢，并可以恢复祭司、元老院、地方长官和騎兵的公民权利；那么，我們尽速开始实行这些計划，借使我們有生之日可以目睹我国在安全环境下日趋繁盛，这难道是不应該的嗎？如果我

們决心实行这些办法，我建議派人到多頓那[1]和德尔斐去求神示，問一問国家这样管理自己对目前和后代是否更好和更为有利。如果神祇同意这些办法，我以为我們还应該問一問，我們应該供奉哪一个神，借使我們的計划能在最良好和最有效的方式下进行。不論他們的回答中是指出了哪一个神，我們都应該通过祭祀去祈求吉兆，然后再开始我們的行动。因为如果我們的事业开头就得到神的維护，其結果将会逐渐引导我們国家达到更为繁荣和更为富庶的境地。

① 以宙斯神殿著称的希腊古都。——譯者注

們决心实行这些办法，我建議派人到多頓那[1]和德尔斐去求神示，問一問国家这样管理自己对目前和后代是否更好和更为有利。如果神祇同意这些办法，我以为我們还应該問一問，我們应該供奉哪一个神，借使我們的計划能在最良好和最有效的方式下进行。不論他們的回答中是指出了哪一个神，我們都应該通过祭祀去祈求吉兆，然后再开始我們的行动。因为如果我們的事业开头就得到神的維护，其結果将会逐漸引导我們国家达到更为繁荣和更为富庶的境地。

① 以宙斯神殿著称的希腊古都。——譯者注